

朱子全書
卷四

4

UNIVERSITY OF CHICAGO
HARVARD UNIVERSITY
210 NORTH WASHINGTON

OCT 17 1981

T1237/83(4) C.2
HARVARD-YENCHING LIBRARY
HARVARD UNIVERSITY
2 DIVINITY AVENUE
gift of Spence
OCT 17 1987

淵鑒齋

御纂朱子全書卷十

論語一

總論

論孟工夫少。得效多。六經工夫多。得效少。
論語不說心。只說實事。孟子說心。後來遂有求心之
病。

孔子之言。多且是汎說做工夫。如居處恭。執事敬。言
忠信。行篤敬之類。未說此是要理會甚麼物。待學

哈佛大學
圖書館
珍藏印



者自做得工夫透徹。却就其中見得體段是如此。至孟子則恐人不理會得。又趨進一著說。如惻隱之心。與學問之道。求放心之類。說得漸漸親切。今人將孔孟之言。都只恁地草率看過了。

問論語近讀得如何。昨日所讀底。今日再讀。見得如何。幹曰。尚看未熟。曰。這也使急不得。也不可慢。所謂急不得者。功效不可急。所謂不可慢者。工夫不可慢。

王子充問學。曰。聖人教人。只是箇論語。漢魏諸儒。只

是訓詁。論語須是翫味。今人讀書傷快。須是熟方得。曰。論語莫也。須揀箇緊要底看否。曰。不可。須從頭看。無精無粗。無淺無深。且都翫味得熟。道理自然出。曰。讀書未見得切。須見之行事方切。曰。不然。且如論語第一。便教人學。便是孝弟求仁。便戒人巧言令色。便三省。也可謂甚切。

莫云論語中有緊要底。有汎說底。且要著力緊要底。便是揀別。若如此。則孟子一部。可刪者多矣。聖賢言語。粗說細說。皆著理會教透徹。蓋道理至廣至

大故有說得易處。說得難處。說得大處。說得小處。若不盡見。必定有窒礙處。若謂只言忠信行篤敬便可。則自漢唐以來。豈是無此等人。因甚道統之傳。却不曾得。亦可見矣。

或講論語。因曰。聖人說話。開口見心。必不只說半截。藏著半截。學者觀書。且就本文上看取正意。不須立說。別生枝蔓。唯能認得聖人句中之意。乃善。

聖人之言。雖是平說。自然周徧。停停當當。都有許多四方八面。不少了些子意思。若門人弟子之言。便

有不能無偏處。如夫子言文質彬彬。自然停停當當。好。子貢文猶質也。質猶文也。便說得偏。夫子言行有餘力。則以學文。自然有先後輕重。而子夏雖曰未學。吾必謂之學。便有廢學之弊。

論語集註。如秤上稱來無異。不高些。不低些。自是學者不肯用功看。如看得透。存養熟。可謂甚生氣質。或問集註有兩存者。何者爲長。曰。使某見得長底時。豈復存其短底。只爲是二說皆通。故并存之。然必有一說合得聖人之本意。但不可知爾。復曰。大率

兩說前一說勝。

讀書須痛下工夫。須要細看。心粗性急。終不濟事。如看論語精義。且只將諸說相比並看。自然比得正道理出來。如識高者。初見一條。便能判其是非。如未能。且細看。如看案款相似。雖未能便斷得他案。然已是經心。盡知其情矣。只管如此。將來粗急之心。亦磨礮得細密了。橫渠云。文欲密察。心欲洪放。若不痛做工夫。終是難入。以上語類十一條

論語纂訓。書無卷第。合一篇。凡古今論語訓義。見錄

者十四家。而大抵宗程氏。蓋某外兄丘子野所述。子野亦以意附見其是非取舍之說。某讀之。其不合於聖人者寡矣。因爲之序論曰。士生乎聖人。旣沒數千百歲之下。而欲明聖人之心。於數千百歲之上。推其立言垂訓之旨。約其辭義於衆說。殺亂之中。以爲一家之書。而又欲其是非取舍。不謬於聖人。亦難矣。蓋聖人之書。其爲意微。其爲詞約。苟不明乎其宗。而識乎其本。多見其以私見臆說亂之也。昔之大儒。其猶有不免乎此者。况後世之紛

紛乎。此其所以難也。抑又有甚難者焉。孔子曰。文莫吾猶人也。躬行君子。則吾未之有得。此其所以爲甚難者也。夫其所以難者如此。所以爲甚難者又如此。則是書之作。亦將以明乎其所難者。求至乎其所以甚難而已。其可已乎。故其求之能博。取之能審。推是言之。其寡過矣。孟子曰。博學而詳說之。將以反說約也。此之謂已。如是。則後聖人數千百歲而生。而欲明其心於數千百歲之上。無難矣。夫學之所以盡其心如此。又安有放其邪心以窮乎。

外物之患哉。其行之也不遠矣。則其所以爲甚難者。又得而庶幾焉。某是以樂道之而爲之序。所以明子野之爲是書。其難如此。而亦以著其從事於聖人者不易焉。

論語纂
訓序

昔有人見龜山先生請教。先生命讀論語。其人復問論語中要切是何語。先生云。皆要切。且熟讀可也。此語甚有味。乍看似平淡沒可說。只平淡中有味。所以其味無窮。今人說得來驚天動地。非無捷徑可喜。只是味短。與此殊不倫矣。且看論語中一句。

一字孰有非要切之言者。若學者體會踐履得。皆是性分內緊切慤實事。便從此反本還原。心與理一。夫豈有剩法哉。答江隱君。以上文集二條

學而第一

今讀論語。且熟讀學而一篇。若明得一篇。其餘自然易曉。

學而篇。皆是先言自脩而後親師友。有朋自遠方來。在時習之後。而親仁。在入則孝出則弟之後。就有道而正焉。在食無求飽居無求安之後。母友不如

己者。在不重則不威之後。今人都不去自脩。只是

專靠師友說話。以上語類二條

學而說此篇名也。取篇首兩字為別。初無意義。但學

之為義。則讀此書者。不可以不先講也。夫學也者。

以字義言之。則己之未知未能。而效夫知之能之

之謂也。以事理言之。則凡未至而求至者。皆謂之

學。雖稼圃射御之微。亦曰學。配其事而名之也。而

此獨專之。則所謂學者。果何學也。蓋始乎為士者。

所以學而至乎聖人之事。伊川先生所謂儒者之

學是也。蓋伊川先生之言曰。今之學者有三。詞章之學也。訓詁之學也。儒者之學也。欲通道。則舍儒者之學不可。尹侍講所謂學者所以學爲人也。學而至於聖人。亦不過盡爲人之道而已。此皆切要之言也。夫子之所志。顏子之所學。子思孟子之所傳。皆是學也。其精純盡在此書。而此篇所明。又學之本。故學者不可以不盡心焉。答張敬夫文集

學而時習之章

學之一字。實兼致知力行而言。不可偏舉。

學而時習之。雖是講學力行平說。然看他文意。講學意思終較多。觀則以學文雖曰未學則可見。書也只是熟讀。常記在心頭。便得。雖孔子教人也只是學而時習之。若不去時習。則人都不奈你何。只是孔門弟子編集。把這箇作第一件。若能時習。將次自曉得。十分難曉底也。解曉得。

問程子二說。一云時復思繹。是就知上習。所學在我。是就行上習否。曰。是如此。

問程云。習。重習也。時。復思繹。浹洽於中。則說也。看來

只就義理處說。後添入上蔡坐如尸一段。此又就躬行處說。然後盡時習之意。曰。某備兩說。其意可見。兩段者。各只說得一邊。尋繹義理與居處。皆當習可也。後又問習鳥數飛也。如何是數飛之義。曰。此是說文。習字從羽。月令鷹乃學習。只是飛來飛去也。以上語類五條

學而時習之。此是論語第一句。句中五字。雖有虛實輕重之不同。然字字皆有意味。無一字無下落。讀者不可以不詳。而說者尤不可以有所畧也。學之

爲言效也。以已有所未知。而效夫知者。以求其知。以已有所未能。而效夫能者。以求其能之謂也。而者。承上起下之辭也。時者。無時而不然也。習者。重複溫習也。之者。指其所知之理所能之事而言也。言人既學矣。而又時時溫習其所知之理所能之事也。蓋人而不學。則無以知其所當知之理。無以能其所當爲之事。學而不習。則雖知其理能其事。然亦生澀危殆。而不能以自安。習而不時。雖曰習之。而其工夫間斷。一暴十寒。終不足以成其習之。

之功矣。聖言雖約。而其指意曲折深密而無窮。蓋如此。與張敬夫論癸巳論語說。文集

或問不亦說乎。曰。不但只是學道有說處。今人學寫字。初閒寫不好。到後來一旦寫得好時。豈不歡喜。又如人習射。初閒都射不中。到後來射得中時。豈不歡喜。大抵學到說時。已是進一進了。只說後便自住不得。且如人過險處。過不得。得人扶持將過。纔過得險處了。見一條平坦路。便自歡喜行將去矣。

問有朋自遠方來。莫是爲學之驗否。曰。不必以驗言。大抵朋友遠來。能相信從。吾旣與他共知得這箇道理。自是樂也。或問說與樂如何。曰。說是自家心裏喜說。人却不知。樂則發散於外也。

問以善及人而信從者衆。是樂其善之可以及人乎。是樂其信從者衆乎。曰。樂其信從者衆也。大抵私小底人。或有所見。則不肯告人。持以自多。君子存心廣大。已有所得。足以及人。若已能之。以教諸人。而人不能。是少可悶。今旣信從者自遠而至。其

衆如是。安得不樂。又云。緊要在學而時習之。到說處。自不能已。今人學而不能久。只是不到可說處。到學而不能自己。則久久自有此理。

吳仁父問非樂不足以語君子。曰。惟樂後方能進這一步。不樂則何以爲君子。時舉云。說在已。樂有與衆共之之意。曰。要知只要所學者在我。故說。人只爭這一句。若果能說。則樂與不慍。自可以次而進矣。

人不知而不慍。不亦君子乎。自是不相干涉。要他知做甚。自家爲學之初。便是不要人知了。至此而後。真能不要人知爾。若煅煉未能得十分如此成熟。心裏固有時被他動。及到這裏。方真箇能人不我知而不慍也。

有朋自遠方來而樂者。天下之公也。人不知而慍者。一己之私也。以善及人而信從者衆。則樂。人不己知。則不慍。樂慍在物不在己。至公而不私也。

或問謂朋來講習之樂爲樂。曰。不似伊川說得大。蓋此箇道理。天下所公共。我獨曉之。而人曉不得也。

自悶人。若有朋自遠方來。則信向者衆。故可樂。若以講習爲樂。則此方有資於彼。而後樂。則其爲樂也小矣。這箇地位。大故是高了。人不知而不愠。說得容易。只到那地位。自是難。不愠。不是大故。怒。但心裏畧有些不平底意思。便是愠了。此非得之深。養之厚者。不能如此。

聖賢言語。平鋪地說在那裏。如夫子說學而時習之。自家是學何事。便須著時習。習之果能說否。有朋自遠方來。果能樂不樂。今人之學。所以求人知之。

不見知。果能不愠否。

問學而一章。曰。看精義。須看諸先生說。學字誰說得好。時習字誰說得好。說字誰說得好。須恁地看。林擴之問。多把習字作行字說。如何。曰。看古人說學字。習字。大意只是講習。亦不必須是行。幹問謝氏。游氏說習字似分曉。曰。據正文意。只是講習。游謝說乃推廣習字。畢竟也在裏面。游氏說得雖好。取正文便較迂曲些。問伊川解不亦說。作說在心。范氏作說自外至。似相反。曰。這在人自忖度。幹曰。旣

是思繹浹洽於中。則說必是在內。曰。范氏這一句較疎。說自是在心。說便如暗歡喜相似。樂便是箇發越通暢底氣象。問范氏下面樂由中出。與伊川發散在外之說却同。曰。然。問范氏以不亦說乎。作比於說猶未正。夫說如何。曰。不必如此說。問范氏游氏皆以人不知而不愠。不亦君子乎。作不知命無以爲君子說。如何。曰。也未說到命處。爲學之意。本不欲人知。學在己。知不知在人。何愠之有。問謝氏知我者希之說如何。曰。此老子語也。亦不必如

此說

以上語類九條

有子曰其爲人也孝弟章

其爲人也孝弟。此說資質好底人。其心和順柔遜。必不好犯上。仁便從此生。鮮是少。對下文未之有也。上下文勢如此。若巧言令色鮮矣。仁鮮字。則是絕無。君子務本。本立而道生。此兩句汎說凡事。是如此。與上下不相干。下文却言孝弟也者。方是應上文。故集註著箇大凡也。

問君子務本註云。凡事專用力於根本。如此。則孝弟

爲仁之本。乃是舉其一端而言。曰。否。本是說孝弟。上面務本。是且引來。上面且汎言。下面是收入來說。曰。君臣父子夫婦兄弟皆是本。否。曰。孝弟較親切。於親孝。故忠可移於君。事兄弟。故順可移於長。便是本。

問本立道生。曰。此甚分明。如人能孝能弟。漸漸和於一家。以至親戚。以至故舊。漸漸通透。

問孝弟是良心之發見。因見良心之發見。爲仁甚易。曰。此說固好。但無執著。觀此文意。只是云其爲人

孝弟。則和遜溫柔。必能齊家。則推之可以仁民。務者。朝夕爲此。且把這一箇作一把頭處。

問孝弟爲仁之本。是事父母兄。旣盡道。乃立得箇根本。則推而仁民愛物。方行得有條理。曰。固是。但孝弟是合當底事。不是要仁民愛物。方從孝弟做去。可學云。如草木之有本根。方始枝葉繁茂。曰。固是。但有本根。則枝葉自然繁茂。不是要得枝葉繁茂。方始去培植本根。

問孝弟爲仁之本。曰。論仁則仁是孝弟之本。行仁則

當自孝弟始。又云。孟子曰。仁之實。事親是也。義之實。從兄是也。智之實。知斯二者弗去是也。禮之實。節文斯二者是也。樂之實。樂斯二者是也。以此觀之。豈特孝弟爲仁之本。四端皆本於孝弟而後見也。然四端又在學者子細省察。

問仁者心之德。義禮智亦可爲心之德否。曰。皆是心之德。只是仁專此心之德。

仁只是愛底道理。此所以爲心之德。

仁者愛之理。只是愛之道理。猶言生之性。愛則是理。

之見於用者也。蓋仁性也。性只是理而已。愛是情。情則發於用。性者指其未發。故曰仁者愛之理。情卽已發。故曰愛者仁之用。

問節如何。仁是性。孝弟是用。曰。所以當愛底是仁。曰。不是。曰。仁是孝弟之母子。有仁方發得孝弟出來。無仁則何處得孝弟。先生應。次日問曰。先生以節言所以當愛底不是。未達。曰。當字不是。又曰。未說著愛在。他會愛。如目能視。雖瞑目不動。他却能視。仁非愛。他却能愛。又曰。愛非仁。愛之理是仁。心非

仁。心之德是仁。

程子謂爲仁以孝弟爲本。論性則以仁爲孝弟之本。仁是性。孝弟是用。性中只有箇仁義禮智。曷嘗有孝弟來。譬如一粒粟。生出爲苗。仁是粟。孝弟是苗。便是仁爲孝弟之本。又如木有根有幹有枝葉。親是根。仁民是幹。愛物是枝葉。便是行仁以孝弟爲本。以上語類十一條

仁至難言。故聖賢之言。或指其方。或語其用。未嘗直指其體而名言之也。上蔡云。古人語仁多矣。然終

非仁也。又云。孝弟可以論仁。而孝弟非仁也。正欲發明此意。然不覺乘快一向說開了。至於其閒界分脈絡。自有相管攝聯屬處。却不曾分明爲人指出。故讀之者。只見曠蕩無可撈摸。便更向別處走。此其立言之病也。又云。人心之不僞者。莫如事親從兄。以是心而充之。則無適而非仁矣。此語亦皆未安。蓋性之所有而根於心者。莫非真實。不但孝弟爲不僞也。但孝弟乃人心之不可已者。所發最親切。所繫最重大。故行仁之道。必自此始。非謂充

擴孝弟。可以求仁也。此章之義。只當從伊川說。記謝

上蔡論語疑義。文集

巧言令色鮮矣仁章

或問巧言令色鮮矣仁。曰。只心在外。便是不仁也。不是別更有仁。

問鮮矣仁。先生云絕無。何也。曰。只是心在時便是仁。若巧言令色之人。一向逐外。則心便不在。安得謂之仁。顏子三月不違仁也。只是心在。伊川云。知巧言令色之非仁。則知仁矣。謂之非仁。則絕無可知。

以上語類二條

容貌辭氣之間。正學者持養用力之地。然有意於巧令以悅人之觀聽。則心馳於外而鮮仁矣。若是就此持養。發禁躁妄。動必溫恭。只要體當自家直內方外之實事。乃是爲己之切。求仁之要。復何病乎。故夫子告顏淵以克己復禮之目。不過視聽言動之間。而曾子將死之善言。亦不外乎容貌顏色辭氣三者而已。夫子所謂遜以出之辭。欲巧者亦其一事也。仲山甫之德。柔嘉維則。令儀令色。則大賢

成德之行。而進乎此者。夫子之逞顏色怡怡如也。乃聖人動容周旋中禮之事。又非仲山甫之所及矣。至於小人訐以爲直。色厲內荏。則雖與巧言令色者不同。然考其矯情飾僞之心。實巧言令色之尤者。故聖人惡之。上蔡引此數條。而不肯明言其所以然者。將使學者深求而自得之也。然命學者反求之於冥漠不可知之中。失之愈遠。言仁錄中所解。亦少曲折。故詳論之。使學者無淫思力索之苦。而有以審夫用力之幾焉。巧言令色說

巧言令色。敬夫云。若夫君子之脩身。謹於言語容貌之間。乃所以體當在己之實事。是求仁之要也。此意甚善。但恐須先設疑問以發之。此語方有所指。今無所發端而遽言之。則於經無所當。而反亂其本意矣。如易傳中發明經外之意。亦必設爲問答以起之。蓋須如此。方有節次來歷。且不與上文解經正意相雜。而其抑揚反覆之間。尤見得義理分明爾。與張敬夫論癸巳論語說。以上文集二條

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章

蜚卿言曾子三省。固無非忠信學習之事。然人之一身。大倫之目。自爲人謀交朋友之外。得無猶在所省乎。曰。曾子也不是截然不省別底。只是見得此三事上。實有纖豪未到處。其他處固不可不自省。特此三事較急耳。如今人記書。熟底非全不記。但未熟底。比似這箇較用著心力照管。這也是他打不過處。又云。爲人謀而忠也。自是難底事。大凡人爲己謀。便盡。爲人謀。便未必盡。直卿因舉先生舊說云。人在山路避人。必須立已於路後。讓人於路

前。此爲人謀之不忠也。如此等處。蹉過多少。

曾子三省。看來是當下便省得。才有不是處。便改。不是事過後。方始去改。省了却又休也。只是合下省得。便與他改。

某一日看曾子三省處集註。說亦有病。如省察已做底事。曾子省察。只當下便省察。俯視拱手而曰。爲人謀而不忠乎。

問三省忠信。是聞一貫之後。抑未聞之前。曰。不見得。然未一貫前。也要得忠信。既一貫後。也要忠信。此

是徹頭徹尾底。

問爲人謀而不忠與朋友交云云。曰。人之本心。固是不要不忠信。但才見是別人事。便自不如己事切了。若是計較利害。猶只是因利害上起。這箇病。猶是輕。惟是未計較利害時。已自有私意。這箇病。却最重。往往是才有這箇軀殼了。便自私了。佛氏所謂流注想者是也。所謂流注者。便是不知不覺流射做那裏去。但其端甚微。直是要省察。

問曾子忠信。却於外面理會。曰。此是脩辭立其誠之意。曰。莫是內面工夫已到。曰。內外只是一理。事雖見於外。而心實在內。告子外義便錯了。

問爲人謀交朋友。是應接事物之時。若未爲人謀未交朋友之時。所謂忠信。便如何做工夫。曰。程子謂舜鷄鳴而起。孳孳爲善。若未接物時。如何爲善。只是主於敬。此亦只是存養此心在這裏。照管勿差失。便是戒謹乎其所不睹。恐懼乎其所不聞。不動而敬。不言而信處。

林子武問盡已之謂忠。曰。盡已字。本是忠字之註脚。

今又要討盡已註脚。如此是隔幾重。何不試思自家爲人謀時。已曾盡不曾。便須見得盡已底意思也。

問盡已之忠。此是學者之忠。聖人莫便是此忠否。曰。固是。學者是學聖人而未至者。聖人是爲學而極至者。只是一箇自然。一箇勉強爾。惟自然。故久而不變。惟勉強。故有時而放失。

居父曰。盡已之謂忠。今有人不可以盡告。則又當如何。曰。聖人到這裏。又却有義。且如有人對自家說。那人。那人。復自來問自家。儻其人凶惡。若盡已告之。必至殺人。夫豈可哉。到這裏。又却是一箇道理。所以聖人道。信近於義。言可復也。蓋信不近義。則不可以復。

與朋友交而不信乎。凡事要當用自家實底心與之交。有便道有。無便道無。

信卽是忠之見於事者。所以說忠信內外也。只是一物。未有忠而不信者。亦未有信而不出於忠者。只是忠則專就發已處說。信則說得來周遍。事上都

要如此。問忠信爲傳習之本。曰。人若不忠信。更無可得說。習箇甚麼。

至之問集註說三者之序。又以忠信爲傳習之本。曰。大抵前面許多話。皆是以忠信爲本之意。若無忠信。便不是人。如何講學。

問伊川謂曾子三省。忠信而已。不知此說盡得一章意否。伊川之意。似以傳不習爲不習而傳與人。亦是不忠信者。問如此說。莫倒了語意否。曰。然。但以上文例推之。也。却恁地。要之亦不須如此說。大抵

學而篇數章。皆是以忠信爲本。而後濟之以學。以上

語類十四條

時習三省。固未爲聖人成德事。然亦不專是初學事

也。蓋通上下之言耳。答何叔京文集

道千乘之國章

千乘之說。未有端的證據。司馬法說。雖占地太廣。然以周禮考之。又不止此。如云九夫爲井。四井爲邑。四邑爲丘。四丘爲甸。鄭氏讀甸爲乘。云四丘之地。出車一乘。乃是六十四井也。所云未聞七家出一

人之役。後來宇文周制府衛法。乃是七家共出一兵。疑於古制亦有所考。然今不可知矣。此類恐當細考而兼存之。以俟知者決焉。答廖子晦文集

文振說道千乘之國。曰。龜山最說得好。須看此五者。是要緊。古聖王所以必如此者。蓋有是五者。而後上之意接於下。下之情方始得親於上。上下相關。方可以爲治。若無此五者。則君抗然於上。而民蓋不知所向。有此五者。方始得上下交接。

敬事而信。是節用愛人使民以時之本。敬又是信之

本。

問道千乘之國。楊氏云。未及爲政也。曰。然。此亦是政事。如敬事而信。便是敬那政事也。節用有節用之政事。愛人有愛人之政事。使民有使民之政事。這一段是那做底子。細思了。若無敬。看甚事做得成。不敬則不信。不信則不能節用愛人。不節用愛人。則不能使民以時矣。所以都在那敬事上。若不敬。則雖欲信不可得。如出一令。發一號。自家把不當事忘了。便是不信。然敬又須信。若徒能敬。而號令

施於民者無信。則爲徒敬矣。不信固不能節用。然徒信而不能節用。亦不濟事。不節用固不能愛人。然徒能節用而不愛人。則此財爲誰守邪。不愛人固不能使民以時。然徒能愛人而不能使民以時。雖有愛人之心。而人不被其惠矣。要之根本工夫。都在敬字。若能敬。則下面許多事。方照管得到。自古聖賢自堯舜以來。便說這箇敬字。孔子曰。脩己以敬。此是最要緊處。

子升問集註云。五者相因。各有次序。曰。聖人言語。自

是有倫序。不應胡亂說去。敬了方會信。信了方會節用。節用了方會愛人。愛人了方會使民以時。又敬了須是信。信了須是節用。節用了須是愛人。愛人須是使民以時。如後面弟子入則孝。出則弟。謹而信之類。皆似此有次第。又問學而一篇。多是務本之意。獨此章言及爲政是如何。曰。此便是爲政之本。以上語類四條

弟子入則孝章

問汎愛衆。曰。人自是當愛人。無憎嫌人底道理。又問

人之賢不肖。自家心中自須有箇辨別。但交接之際。不可不汎愛爾。曰。他下面便說而親仁了。仁者自當親。其他自當汎愛。蓋人是箇生底物事。既是生底物。便具生之理。生之理發出便是愛。纔是交接之際。便須自有箇恭敬。自有箇意思。如何漠然無情不相親屬得。聖人說出話。兩頭都平。若只說汎愛。又流於兼愛矣。

問而親仁。曰。此亦是學文之本領。蓋不親仁。則本末是非。何從而知之。

問行有餘力。所謂有餘。莫是入孝出弟之理。行之綽綽然有餘裕否。曰。誰敢便道行之有餘裕。如汎愛衆而親仁。何曾便時時有衆之可愛。便有仁者於此。得以時時親之。居常無事。則學文講義。至事與吾接。則又出而應之。入孝出弟。亦是當孝當弟之時。行謹言信。亦是如此。他時有餘力。自當學文。問則以學文。曰。此論本末。先本後末。今人只是先去學文。又且驗平日果能孝弟恭謹誠信愛衆親仁乎。如此了方學文。此五句又以孝弟爲本。不孝則

不能弟。不孝而能弟。弟亦何用。不孝不弟。縱行謹言信愛衆親仁亦何用。

歐陽希遜問行有餘力則以學文。學文在後。博學於文約之以禮。文又在先。如何。曰。博學於文。也不說道未有行有餘力以上許多事。須是先有許多了。方可以學文。且如世上有人。人不孝。出不弟。執事不謹。出言不信。於衆又無愛。於仁又不能親。道要去學文。實是要去學不得。

問集註力行而不學文。則無以考聖賢之成法。識事理之當然。六藝如何考究得成法。曰。小學中一事具得這事之理。禮樂如知所以爲禮樂者如此。從此上推將去。如何不可考成法。緣今人都無此學。所以無考究處。然今詩書中可考。或前言往行亦可考。如前輩有可法者都是。人須是知得古人之法。方做不錯。若不學文。任意自做。安得不錯。只是不可先學文耳。子夏矯枉過正。放重一邊。又忒重了。不似此章聖人說得兩無欠闕。如棘子成矯當時之弊。說得質太重。子貢又矯棘子成之弊。却道

文猶質也。質猶文也。都偏了。惟聖人之心和平。所謂高下小大皆宜。左右前後不相悖。說得如此盡。

以上語類六條

行有餘力。此章所辨詞意。殊不分明。大率行有餘力。

止是言行此數事之外。有餘剩底工夫。方可將此

工夫去學文藝耳。非謂行到從容地位。為有餘力。

必如此然後可學文也。答石子重

伊川先生云。學文便是讀書。然則詩書禮樂皆文也。

不但以為飾而已也。答都昌縣學諸生

問弟子人則孝。游氏學文之說。固足以深警後世棄

本逐末之弊。然古之所謂學文者。非弄翰墨。事詞

藻。如後世之所謂文也。蓋無非格物致知脩己治

人之實事。故既學則必有以究義理之端。而趨於

聖賢之域矣。然則文以滅質。博以溺心。以為禽犢。

以資發冢。託真以酬偽。飾奸言以濟利心。古之學

者。豈有是哉。游氏之說。有激而云耳。然抑揚太過。

併與古之所謂學文者。與後世等而視之。不得不

辨也。曰。古之學文。固與今異。然無本領而徒誦說。

恐亦不免真如游氏之譏也。

答吳伯豐。以上文集三條。

賢賢易色章

問賢賢易色。曰。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。去讒遠色。賤貨而貴德。所以勸賢也。已分明說了。

敬之問賢賢易色有二說。曰。變易顏色。有偽爲之者。不若從上蔡說。易其好色之心。方見其誠也。

事父母能竭其力。凡事當盡力爲之。不可挨推。只做七八分。留兩三分。

事君能致其身。集註謂不有其身。是不爲己之私計

也。

子夏之言。不免有弊。蓋孔子上章。但是平說。子夏此章。皆是說到誠處。說得重了。然今有這樣人。若不是他學問來。又不是天資高。安能如此。但子夏說得太粗了。故謂其辭氣抑揚太過也。以上語類五條

君子不重則不威章

今爲學約而易操者。莫如敬。敬則凡病皆可去。如不重則不威。敬是總腦。不渾在散句裏。必敬而後能不輕。如主忠信。亦先因敬。不敬則誕謾而已。何

以主之。毋友不如己亦然。重亦不難見。如人言語簡重。舉動詳緩。則厚重可知。言語輕率。聽得便說。說則無能得了。舉動輕肆。飛揚淺露。其人輕易可知。

輕最害事。飛揚浮躁。所學安能堅固。故學則不固。與不重不威。只一套事。

主忠信。人道惟在忠信。不誠無物。人若不忠信。如木之無本。水之無原。更有甚底。一身都空了。今當反看自身。能盡己之心。能不違於物乎。若未盡己之

心而不違於物。則是不忠信。凡百處事接物。皆是不誠實。且謾為之。如此四者。皆是脩身之要。就其中。主忠信又是最要。若不主忠信。便正衣冠。尊瞻視。只是色莊。為學亦是且謾為學。取朋友未便盡誠。改過亦未必真能改過。故為人須是主忠信。學而一篇。再三言之。

問人道惟在忠信。不誠無物。曰。說道恁地。又不曾真箇恁地。便是不誠無物。說道為善。又不曾為得善。說道惡惡。又不曾不為惡。便是無此物。誠者物之

終始不誠無物。如人做事。只至誠處。便有始有末。才閒斷處。以後便皆無物。忠信所以進德。是有這骨子。然後能進德。如顏子三月不違仁。只未違以前。便有始末。才失照管處。便無物矣。又須到再接續處。方有終始。惟天地聖人。未嘗有一息閒斷。維天之命。於穆不已。何嘗閒斷。閒斷造化便死了。故天生箇人。便是箇人。生出箇物。便是箇物。且不曾生箇假底人物來。仲思問如陰陽舛錯。雨暘失時。亦可謂之誠乎。曰。只是乖錯。不是假底。依舊是實。

在人只是不要外面有。裏面無。且如讀書十遍。初四遍心在。後六遍心不在。只是口頭讀過。便只第一遍至第四遍。是始是終。第六遍後。便只似不曾讀一般。便無物也。又問吾不與祭如不祭。是不誠無物否。曰。然。

問集註謂友以輔仁。不如已。則有損而無益。今欲擇勝已者與之爲友。則彼必以我爲不及。而不肯與我友矣。雖欲友之。安得而友之。曰。母者禁止之辭。我但不可去尋求。不如已者。及其來也。又焉得而

却之。推此則勝已者亦自可見。

問無友不如已者。伊川以爲同志。何如。曰。此求之過。大凡師則求其賢於已者。友則求其勝者。至於不肖者則當絕之。聖人此言。非謂必求其勝已者。今人取友。見其勝已者則多遠之。而不及已則好親之。此言乃所以救學者之病。

問無友不如已者。曰。這是我去求勝已者爲友。若不如此者。他又來求我。這便是童蒙求我。匪我求童蒙也。前輩說這一句。多是被不如已者不與爲友。

底意思礙却。便說差了。其實本不相背。

吳知先問過。則勿憚改。曰。程子所謂知其不善。則速改以從善。曲折專在速改字上著力。若今日不改。是壞了兩日事。明日不改。是壞了四日事。今人只是憚難過了日子。以上語類八條

問主忠信之言。後於不重則不威。其意如何。曰。聖賢所言爲學之序。例如此。須先自外面分明有形象處。把捉扶豎起來。不如今人動便說正心誠意。却打入無形影無稽考慮去也。答呂子約

此一節皆學者之事。主忠信。蓋見此實理而不敢違之謂。遽以默而成之。不言而信。釋之似亦太高矣。

記謝上蔡論語疑義。以上文集二條。

慎終追遠章

謹終追遠。伊川云。不止爲喪祭。推之是如此。但本意只是爲喪祭。

謹終追遠。專主喪祭而言。若看得喪祭事重時。亦自不易。只就喪祭上推。亦是多少事。或說天下事皆要謹終追遠。亦得。

胡叔器問追遠是親否。曰。言追則不是親了。包顯道問遠祖時。人不解更有追念之意。想只是親。曰。只江南來不如此。湖北人土墳。不問遠祖也哭。這却好。人之一身。推其所自。則必有本。便是遠祖。畢竟我是他血脈。若念及此。則自不能無追感之情。且如今老人不能得見箇孫子。今若便見十世孫時也惜。畢竟是自家骨肉。人只是不思量到這裏。所以追感之誠不至也。以上語類三條

謹終追遠。自是人所當然。不爲化民而後爲之也。故

已德厚而民德亦歸趨之。雖不明言。然味其間。隱然有此意也。答汪長孺別紙。文集

夫子至於是邦章

問溫是恁地溫和深厚。良是恁地簡易正直。恭是端嚴恭敬。儉是省約有節。讓是謙遜自卑。曰。良字說未是。良卽是良善。猶今言善人。所謂易。乃樂易坦易之易。直。如世人所謂白直之直。無姦詐險詖底心。如所謂開口見心是也。此章亦須見得聖人不求人而人自求之意。

問儉就那處看。曰。儉只是用處儉。爲衣冠服飾用度之類。

儉。謂節制。非謂儉約之謂。只是不放肆常收斂之意。聖人之德無不備。非是只有此五者。但是此五者。皆有從後謙退不自聖底意思。故人皆親信而樂告之也。

伯遊問溫良恭儉讓一章。曰。最要看得此五字。溫是如何氣象。良是如何氣象。恭儉讓又是如何。深體之於我。則見得聖人有不求人而人自卽之底意。

思。今人却無非是求。自請舉以往。並是求人。雖做宰相地位。也是恁地。縱不肯明求。也須暗地結托。蓋以求人爲常。而不知其爲非也。學而一篇。多是先以此教人。如人不知而不愠。如巧言令色。如不患人之不己知。皆是。雖中庸亦多此意。如衣錦尚絅。皆是。且要理會。那不求底道理。以上語類五條

問夫子溫良恭儉遜。伊川以爲盛德光輝。接見於人者也。學聖人者。其德性當如何涵養。恐是持敬爲先否。曰。持敬固是本原。然亦須隨事省察。去其不

如此者。答林德久

問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一章。竊謂程子之意。固已明白。謝氏曰。學者觀於聖人威儀之間。亦可以進德矣。此語似甚精。而或者乃謂不若張子韶曰。溫良恭儉讓。固不可以不學。要當學聖人之道。以求其自然發見者。若乃矯僞其行。粉飾其容。此又聖門所誅也。銖竊謂夫子德容至於如是。固有德盛仁熟。而其自然之光輝著見於外。學者之學聖人。固不當矯情飾貌。徒見其外而不養其中也。然

容色辭氣之間。亦學者所當用功之地。而致知力行之原。今不於此等處存養涵蓄。學聖人氣象。不知復於何者為學聖人之道乎。竊謂學者內外交相養之功。正當熟翫此等氣象。自別不知是否。又儉節制也。節制莫是自然有法度繩約之意否。溫良讓和有和易氣象。恭儉有儼恪氣象。謝氏所謂泰然如春儼然如秋是也。併乞逐一垂誨。曰如張氏說。則鄉黨篇可廢矣。答董叔重。以上文集二條

父在觀其志章

論父在觀其志。曰。此一句已有處變意思。必有為而言。

父在觀其志。沒觀其行。孝子之志行也。

問此章上二句。見守身之行。下一句。見愛親之心。曰。也不必做兩截說。只是折轉說。上二句。觀人之大概。下一句。就觀其行。細看其用心之厚薄如何。行雖善矣。父道可以未改而輕率改之。亦未善也。

三年無改。謂是半上半下底事。在所當改者。但不可恩遽急改之。若有死其親之心。有揚其親之過之

意待三年然後徐改之。便不覺。若是大故不好底事。則不在此限耳。

游氏曰。三年無改。亦謂在所當改而可以未改者耳。謂此事當改。但三年之間。孝子之心。有所未忍改耳。向時南軒却改作可以改而可以未改耳。某與說若如此說。則雖終身不改可也。此章之意則云。此事必當改。但可以未改耳。三年過。則必當改也。僭問若父有大段不是底事。妨國害政者。只得便改。豈可必待三年。曰。若有大段不是。須是便改。或

曰。孟莊子之孝也。其他可能也。其不改父之臣。與父之政。是難能也。與此同否。曰。不同。此章是言父之所行有不善。而子不忍改。乃見其孝。若莊子之父獻子。自是箇賢者。其所施之政所用之臣皆是。莊子能不改之。此其所以爲難。問若然。則何足以爲難。曰。子孫不能守父之業而輕改之者多矣。莊子乃能守之。非難能而何。先儒以爲莊子之賢。不及獻子。疑其不能守父之政。不能用父之臣。而莊子乃能不改。此其所以爲難能也。此說得之。

以上語類

五條

三年無改於父之道。來諭云。父或行有不善。子不爲則可矣。何改之有。某謂不爲便是改。聖人之意。正要於此處之得宜耳。此章之指。初不爲有國家者設也。大意不忍改之心。是根本處。而其事之權衡。則游氏之說盡之。答何叔京

問父在觀其志一章。恐指意在下。又志所存也。行所爲也。有父兄在。安得聞斯行之。雖欲成父之美。而親心未順焉。雖欲爲不善。而莫得肆焉。止觀志之

所存可也。若親沒矣。吾之所欲爲者。遂矣。故必觀其所爲之專與不專。而後可。蓋雖爲之善。然不能忍而遽改。則亦謂之死其親可也。至於三年之間。事死如事生。而無伸己之意。乃謂之孝。可謂孝矣。云者。深嘉之辭。若曰。如其非道。則何待三年。是未深體觀其行之意也。夫不幸而有所當改。是乃吾平日之拳拳。而未能孚於吾親者。今也哀痛之深。固有所幹旋改。移於不動聲氣之中者矣。苟有決厲之意。則縱有丘山之善。然此心不幾於息乎。曰。

此說甚好。但謂固有幹旋改移於不動聲氣之中者。此句未安。某舊來亦嘗有此意。後看史書。見有居官不改前人之政。但因事遷就。使人不見其迹者。必大悅之。以爲代人居官。猶有能如此者。况於所天乎。因以此問於李先生。先生曰。此意雖好。但每事用心如此。恐駸駸然所失却多。聖人所謂無改者。亦謂尚可通行者耳。若不幸而有必不可行者。則至誠哀痛而改之。亦無可奈何。不必如此回互也。此意竊謂學者不可不知。恐當更思之也。又

有謂其志其行。皆指父而言。意亦自好。試并思之

如何。

答呂子約。以上文集二條。

禮之用和爲貴章

先生問學者。今人行禮多只是嚴。如何得他和。答者皆不契。曰。只是要知得禮合如此。所以行之則和緩而不迫。蓋聖人制禮。無一節是強人。皆是合如此。且如孔子與上大夫言時。自然閎閎。與下大夫言時。自然侃侃。在學者須知道與上大夫言合用。閎閎。與下大夫言合用。侃侃。便自然和。嘗謂呂與

叔說得數句好。云自斬至總。衣服異等。九族之情無所憾。自王公至阜隸。儀章異制。上下之分莫敢爭。皆出於性之所有。循而行之。無不中節也。此言禮之出於自然。無一節強人。須要知得此理。則自然和。黃有開因舉先生舊說云。且如父坐子立。君尊臣卑。多少是嚴。若見得父合坐。子合立。君合尊。臣合卑。則無不安矣。曰。然。

或問禮之用和爲貴。曰。禮是嚴敬之意。但不做作而順於自然。便是和。和者。不是別討箇和來。只就嚴

敬之中。順理而安。泰者便是也。禮樂亦只是如此看。

或問禮之用和爲貴。君臣父子之間。可謂嚴矣。若不和。則情不通。曰。不必如此說。且如人之持敬。若拘迫。則不和。不和便非自然之理。

問先生常云。敬是合聚底和。和是碎底敬。是以敬對和而言否。曰。然。敬只是一箇敬。無二箇敬。二便不敬矣。和便事事都要和。這裏也恰好。那裏也恰好。這處也中節。那處也中節。若一處不和。便不是和。

矣。敬是喜怒哀樂未發之中。和是發而皆中節之
和。才敬便自然和。如敬在這裏坐。便自有箇氤氳
磅礴氣象也。

吳問禮之用和爲貴。先生命坐中各說所見。銖曰。頃
以先生所教思之。禮者天理節文之自然。人之所
當行者。人若知得是合當行底。自甘心行之。便自
不拘迫。不拘迫所以和。非是外面討一箇和來添
也。曰。人須是窮理。見得這箇道理合當用恁地。我
自不得不恁地。如賓主百拜而酒三行。因甚用恁

地。如入公門鞠躬。在位踧踖。父坐子立。苟不知以
臣事君。以子事父。合用如此。終是不解和。譬之今
人被些子燈花落手。便須說痛。到灼艾時。因甚不
以爲苦。緣他知得自家病。合用灼艾。出於情願。自
不以爲痛也。銖因問如此。則這和亦是自然之和。
若所謂知和而和。却是有心於和否。曰。知和而和。
離却禮了。禮之用和。是禮中之和。知和而和。是放
教和些。纔放教和。便是離却禮了。

禮主於敬。而其用以和爲貴。然如何得他敬而和。著

意做不得。才著意嚴敬。卽拘迫而不安。要放寬些。又流蕩而無節。須是真箇識得禮之自然處。則事物物上。都有自然之節文。雖欲不如此。不可得也。故雖嚴而未嘗不和。雖和而未嘗不嚴也。又曰。和便有樂底意思。故和是樂之本。周舜功問從容不迫。如何謂之和。曰。只是說行得自然如此。無那牽強底意思。便是從容不迫。那禮中自然箇從容不迫。不是有禮後。更添箇從容不迫。若離了禮說從容不迫。便是自恣。

有禮而不和。則尚是存得那本之體在。若只管和。則併本都忘了。就這兩意說。又自有輕重。

問集註云云。上一節。將從容不迫說禮之用和爲貴。甚分明。但將從容不迫。就下一節體驗。覺得未通。如鄉黨一書也。只是從容不迫。如何却會不行。若會從容不迫。必不會無節。曰。只是立心要從容不迫。不得才立心要從容不迫。少閒便都放倒了。且如聖人恭而安。聖人只知道合著恭。自然不待勉強而安。才說要安排箇安。便添了一箇。以上語類九條

信近於義章

問信近於義。言可復也。曰。如今人與人要約。當於未
言之前。先度其事之合義與不合義。合義則言。不
合義則不言。言之則其言必可踐而行之矣。今不
先度其事。且鶻突恁地說了。到明日却說這事不
義。我不做。則是言之不可踐也。言而不踐。則是不
信。踐其所言。又是不義。是不先度之故。

或問信近於義。莫便是合義。恭近於禮。莫便是中禮。
先生曰。近亦是對遠而言。遠於義則言不可復。遠
於禮則必不能遠恥辱。

問如何得約信而合其宜。曰。只是不妄發。曰。萬一料
事不過。則如之何。曰。這却無可奈何。却是自家理
不明爾。問致恭而中其節。則能遠恥辱。這恥辱是
在人在己。曰。兼有在裏。且如見尊長而拜。禮也。我
却不拜。被詰問則無以答。這便是爲人所恥辱。有
一般人。不當拜而拜之。便是諂諛。這則可恥可辱
者在我矣。

所依不失其所可親之人。亦可宗而主之矣。主猶主

顏讎由之主。蓋當時羈旅之臣。所至必有主。須於其初。審其所可親者。從而主之可也。

問亦可宗也。曰。我所親之人。將來便可爲吾之宗主。且如此人不可親。而吾乃親之。若此人他日得志。援我以進。則是我失其所主矣。陳了翁曾受蔡卞之薦。後來擺脫不得。乃是失其所親者也。

漢臣說因不失其親。曰。與人交際。當謹之於始。若其人下來不可宗主。則今日莫要親他。若今日苟且過了與之相親。則下來所宗。非其可宗者矣。

楊允叔問伊川言信非義。近於義者。以其言可復也。恭非禮。近於禮者。以其遠恥辱也。信恭因不失近於義禮。亦可宗敬也。此說如何。曰。某看不當如此說。聖人言語。不恁地連纏。要去致敬那人。合當拜。却是長揖。則爲不及於禮。禮數不至。人必怒之。豈不爲辱。合當與那人相揖。却去拜。則是過於禮。禮數過當。被人不答。豈不爲恥。所依者須是得其可親之人方可。如一般不好人來薦我。是爲失其所親。須是合下知得此人是如何。於其初謹之可也。

若失其可親之人而宗之。將來必生悔吝。問橫渠說君子寧言之不顧。不規規於非義之信。寧身被困辱。不徇人以失禮之恭。寧孤立無助。不失親於可賤之人。尹和靖書以自警。今墨蹟可見。不知此說如何。曰。伊川說得太遠。橫渠說較近。傍。以上語類七條信近於義。言可復也。未可便說言不必信。蓋言欲其信。然須是近義。然後言可復而能全其信。此正言慮所終之意也。答廖子晦文集

君子食無求飽章

食無求飽。居無求安。須是見得自家心裏。常有一箇合當著緊底道理。此類自不暇及。若說道要在此地著緊。都不濟事。

問敏於事而謹於言。先生謂不敢盡其所有餘。如何。曰。言易得多。故不敢盡。行底易得不足。故須敏。又曰。行常苦於不足。言常苦於有餘。

就有道而正焉。須是上面做得許多工夫。既有根本。方可就正於有道。禪家云。三家村也有叢林。須是自去做工夫得七八分了。方來從師友質正。當此

時。一兩句便可剖判。今來此逐旋學也難。又云。能久從師去也好。

問食無求飽一章。先生嘗語學者曰。此須是反覆看。其意如何。曰。若只不求安飽。而不謹言敏行。有甚意思。若只謹言敏行。而不就正於有道。則未免有差。若工夫不到。則雖就有道。亦無可取正者。聖人之言。周備無欠。闕類如此。中庸尊德性道問學數語。亦此意。以上語類四條

貧而無諂章

富無驕。貧無諂。隨分量皆可著力。如不向此上立得定。是入門便差了。

曾光祖云。貧而無諂。富而無驕。須是先能如此。方可到那樂與好禮田地。曰。不特此章如此。皆是恁地。如適來說食無求飽樣。也是恁地。

可學云。無諂無驕。尚有貧富之心。至樂好禮。則忘之矣。曰。貧而諂。富而驕。最不好。添一無字。恰遮蓋得過。樂與好禮。乃於此上加功。

童問貧而無諂。富而無驕。未若貧而樂。富而好禮。是

學要造其精極否。曰。看文字要脫灑。不要黏滯。自無諂無驕者言之。須更樂與好禮。方爲精極。不可道樂與好禮。須要從無諂無驕上做去。蓋有人資質合下。便在樂與好禮地位。不可更回來做無諂無驕底工夫。孔子意做兩人說。謂一般人無諂無驕。不若那一般人樂與好禮較勝他。子貢意做一人說。謂無諂無驕。不若更樂與好禮。

問貧而無諂章。曰。公只管纏某義理無窮一句。子貢問無諂無驕。夫子以爲僅可。然未若樂與好禮。此

其深淺高下。亦自分明。子貢便說切磋琢磨。方是知義理之無窮也。直卿云。若謂無諂無驕。爲如切磋。樂與好禮。爲如磋如磨。則下文告往知來一句。便說不得。切磋琢磨兩句。說得來也。無精采。只此小小文義間。要用理會。子貢言無諂無驕。孔子但云僅可而已。未若樂與好禮。子貢便知義理無窮。人須就學問上做工夫。不可少有得而遽止。詩所謂如切如磋如琢如磨。治之已精而益求其精者。其此之謂乎。故子曰賜也可與言詩。告諸往而

知來。告其所已言者。謂處貧富之道。而知其所未言者。謂學問之功。以上語類五條

無諂無驕一章文義。東坡得之。蓋無諂無驕。隨事知戒。足以自守矣。然未見其於全體用功。而有自得處也。樂與好禮。乃見其心之所存。有非貧富之所能累者。此子貢所以有切磋琢磨之譬也。治骨角者。既切而復磋之。治玉石者。既琢而復磨之。皆先略而後詳。先粗而後精之意。大學乃斷章取義。不必引以為說也。答虞士朋文集

不患人之不知知章

漢臣問患不知人也。如何知得他人。曰。見得道理明。自然知人。自家不識得道理破。如何知得他人賢否。

問不患人之不知知章。曰。自家德行充於中。不待人之知。若自家不知人。這箇便是不知道。不知則所見不明。不能明人之賢否。所謂不知言。無以知人也。知言。如諛辭。知其所蔽。淫辭。知其所陷。邪辭。知其所離。遁辭。知其所窮。若能知言。他纔開口。自家

便知得他心裏事。這便是知人。若宰相不能知人。則用舍之際。不能進賢而退不肖。若學者不能知人。則處朋友之際。豈能擇乎。又曰。論語上。如此言者有三。不病人之不已知。病其不能也。不患莫己知。求為可知也。聖人之言。雖若同。而其意皆別。病其不能者。言病我有所不能於道。求為可知者。當自求可知之實。然後人自知之。雖然如此。亦不是為昭灼之行。以斬人之必知。以上語類二條

淵鑒齋

御纂朱子全書卷十一

論語二

為政第二

為政以德章

德與政非兩事。只是以德為本。則能使民歸。若是所令反其所好。則民不從。

文振問為政以德。莫是以身率之。曰。不是強去率他。須知道未為政前。先有是德。若道以身率之。此語

便粗了。

或問爲政以德。曰。爲政以德。不是欲以德去爲政。亦不是塊然全無所作爲。但德脩於已。而人自感化。然感化不在政事上。却在德上。蓋政者所以正人之不正。豈無所作爲。但人所以歸往。乃以其德耳。故不待作爲而天下歸之。如衆星之拱北極也。

問爲政以德。老子言無爲之意。莫是如此否。曰。不必老子之言無爲。孔子嘗言無爲而治者。其舜也與。夫何爲哉。恭己正南面而已矣。老子所謂無爲。便

是全不事事。聖人所謂無爲者。未嘗不爲。依舊是恭己正南面而已矣。是已正而物正。篤恭而天下平也。後世天下不治者。皆是不能篤恭盡敬。若能盡其恭敬。則視必明。聽必聰。而天下之事。豈有不理。賀孫錄云。老子所謂無爲。只是簡忽。聖人所謂無爲。却是付之當然之理。如曰無爲而治者。其舜也與。夫何爲哉。恭己正南面而已。這是甚麼樣本領。豈可與老氏同日而語。以上語類四條

詩三百章

若是常人言。只道一箇思無邪便了。便畧了。那詩三百。聖人須是從詩三百逐一篇理會了。然後理會

思無邪。此所謂下學而上達也。今人止務上達。自要免得下學。如說道灑掃應對進退。便有天道。都不去做。那灑掃應對進退之事。到得灑掃則不安於灑掃。進退則不安於進退。應對則不安於應對。那裏面曲折去處。都鶻突無理會了。這箇須是去做。到得熟了。自然貫通。到這裏方是一貫。古人由之而不知。今人不由而但求知。不習而但求察。思無邪一句。便當得三百篇之義了。三百篇之義。大概只要使人思無邪。若只就事上無邪。未見得實。

如何。惟是思無邪方得。思在人最深。思主心上。思無邪。乃是要使讀詩人思無邪耳。讀三百篇詩。善爲可法。惡爲可戒。故使人思無邪也。若以爲作詩者思無邪。則桑中溱洧之詩。果無邪耶。某詩傳去小序。以爲此漢儒所作。如桑中溱洧之類。皆是淫奔之人所作。非詩人作此以譏刺其人也。聖人存之。以見風俗如此不好。至於做出此詩來。使讀者有所愧恥。而以爲戒耳。呂伯恭以爲放鄭聲矣。則其詩必不存。某以爲放是放其聲。不用之郊廟賓。

客耳。其詩則固存也。如周禮有官以掌四夷之樂。蓋不以爲用。亦存之而已。伯恭以爲三百篇皆正詩。皆好人所作。某以爲正聲乃正雅也。至於國風。逐國風俗不同。當是周之樂師。存列國之風耳。非皆正詩也。如二南固正矣。鄭衛詩分明是有鄭衛字。安得謂之正乎。鄭漁仲詩辨。將仲子只是淫奔之詩。非刺仲子之詩也。某自幼便知其說之是。然太史公謂三百篇詩。聖人刪之。使皆可弦歌。伯恭泥此以爲皆好。蓋太史之評。自未必是。何必泥乎。

問思無邪。子細思之。只是要讀詩者思無邪。曰。舊人說似不通。中間如許多淫亂之風。如何要思無邪得。如止乎禮義。中間許多不正詩。如何會止乎禮義。怕當時大約說許多中格詩。却不指許淫亂底說。

或問思無邪。如何是直指全體。曰。詩三百篇皆無邪思。然但逐事無邪爾。惟此一言舉全體言之。因曰。夏之日。冬之夜。百歲之後。歸於其居。冬之夜。夏之日。百歲之後。歸於其室。此無邪思也。出其東門。有

女如雲。雖則如雲。匪我思存。綈衣綦巾。聊樂我員。此亦無邪思也。爲子而賦凱風。亦無邪思也。爲臣而賦北門。亦無邪思也。但不曾說破爾。惟思無邪一句。便分明說破。或曰。如淫奔之詩如何。曰。淫奔之詩。固邪矣。然反之則非邪也。故某說其善者。可以感發人之善心。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。

問思無邪誠也。非獨是行無邪。直是思無邪方是誠。曰。公且未要說到這裏。且就詩三百。如何一言以蔽之。曰。思無邪。集註說要使人得情性之正。情性

是貼思。正是貼無邪。此如做時文相似。只恁地貼方分曉。若好善惡惡皆出於正。便會無邪。若果是正。自無虛僞。自無邪。若有時也。自入不得。

思無邪誠也。不專說詩。大抵學者思常要無邪。况視聽言動乎。誠是表裏都恁地實。又曰。不獨行處要如此。思處亦要如此。表裏如此方是誠。

因言思無邪與意誠。曰。有此種。則此物方生。無此種。生箇甚麼。所謂種者。實然也。如水之必濕。火之必燒。自是住不得。思無邪。表裏皆誠也。若外爲善。而

朱子全書卷十一
五
所思有不善。則不誠矣。爲善而不終。今日爲之。而明日廢忘。則不誠矣。中間微有些核子。消化不破。則不誠矣。

問聖人六經皆可爲戒。何獨詩也。曰。固是如此。然詩中因情而起。則有思。欲其思出於正。故獨指思無邪以示教焉。問詩說思無邪。與曲禮說毋不敬意同否。曰。毋不敬是用功處。所謂正心誠意也。思無邪。思至此自然無邪。功深力到處。所謂心正意誠也。

思無邪。不必說是詩人之思。及讀詩之思。大凡人思皆當無邪。如毋不敬。不必說是說禮者。及看禮記者。當如此。大凡人皆當毋不敬。

問思無邪。毋不敬。是一意否。曰。思無邪。有辨別。毋不敬。却是渾然好底意思。大凡持敬。程子所謂敬。如有箇宅舍。講學如游騎。不可便相離遠去。須是於知處求行。行處求知。斯可矣。以上語類十一條

道之以政章

問道之以政。曰。聖人之意。只爲當時專用政刑治民。

不用德禮。所以有此言。謂政刑但使之遠罪而已。若是格其非心。非德禮不可。聖人爲天下。何嘗廢刑政來。

問道之以德齊之以禮。曰。這德字只是適來說底德。以身率人。人之氣質。有淺深厚薄之不同。故感者不能齊一。必有禮以齊之。如周官一書。何者非禮。以至歲時屬民讀法之屬。無不備具者。正所以齊民也。齊之不從。則刑不可廢。若只道之以德。而無禮以約之。則僮統無收殺去。格者。至於善也。如格

于文祖。格于上下。與夫格物。格者。皆至也。儲宰云。此是堯舜地位。曰。古人有得百里之地而君之。便能如此。明道便是有此氣象。

問道之以德。猶可致力。齊之以禮。州縣如何做得。曰。便是如今都蕩然無此家具了。便也難得相應。古人比閭之法。比有長。閭有師。便真箇能行禮。以帥之。民都是教了底人。故教人可以流通。如一大圳水。分數小圳去。無不流通。後世有聖賢作。必不肯只恁休。須法古。從底做起始得。

先之以法制禁令。是合下有猜疑關防之意。故民不從。又却齊之以刑。民不見德而畏威。但圖目前苟免於刑。而爲惡之心未嘗不在。先之以明德。則有固有之心者。必觀感而化。然稟有厚薄。感有淺深。又齊之以禮。使之有規矩準繩之可守。則民恥於不善。而有以至於善。

問道之以政齊之以刑。道之以德齊之以禮。曰。近見一朋友讀道德功術策。前一篇說得不是。盡說術作不好。後一篇却說得是。曰。有道德。則功術乃道。

德之功。道德之術。無道德。則功術方不好。某嘗見一宰相說上。甚有愛人之心。不合被近日諸公愛把恢復來說了。某應之曰。公說得便不是。公何不曰。愛人乃所以爲恢復。恢復非愛人不能。幹因問政刑德禮四者如何說。曰。此政與道德功術一般。有德禮。則政刑在其中。不可專道政刑做不得底。但不專用政刑。以上語類五條

吾十有五而志於學章

或問十五志學章曰。聖人是生知安行云云。曰。且莫

說聖人只於己分上說如何是志學。如何是立。如何是不惑。如何是知天命。如何是耳順。如何是從心所欲不踰矩。且理會這幾箇字教分曉。某所以逐句下。只解其字義。直至後面方說聖人分上事。今且說如何是志學。曰。心有所之謂之志。志學則其心專一向這箇道理上去。曰。說文義大概也只如此說。然更有意思在世間千岐萬路。聖人爲甚不向別路去。只向這一路來。志是心之深處。故醫家謂志屬腎。如今學者誰不爲學。只是不可謂之

志於學。如果能志於學。則自住不得。學而時習之。到得說後。自然一步趨一步去。如人當寒月。自然向有火處去。暑月。自然向有風處去。事君。便從敬上去。事親。便從孝上去。雖中間有難行處。亦不憚其難。直做教徹。廣曰。人不志學有兩種。一是全未。有知了。不肯爲學者。一是雖已知得。又却說道。但得本莫愁末了。遂不肯學者。曰。後一種。古無此。只是近年方有之。却是有兩種。一種是全未有知者。一種是雖知得了。後却若存若亡。不肯至誠去做。

者。然知之而不肯爲。亦只是未嘗知之耳。又曰。如人要向箇所在去。便是志。到得那所在了。方始能立。立得牢了。方能向上去。

問聖人十年工夫。曰。不須理會這箇。且理會志於學。能志學。許多科級須著還我。

吾十有五章。曰。看志字最要緊。直須結裏在從心不踰矩上。然又須循乎聖人爲學之序方可。

問志學與立。曰。志是要求箇道。猶是兩件物事。到立時。便是脚下已踏著了也。

漢臣問立者。立於斯道也。曰。立只是外物動搖不得。問孔子三十而立。似與孟子四十不動心同。如何。曰。四十而不惑。却相似。

四十而不惑。於事上不惑。五十而知天命。知所從來。文振問四十不惑。五十知天命。曰。此兩句亦相離不。得。不惑。是隨事物上見這道理。合是如此。知天命。是知這道理所以然。如父子之親。須知其所以親。只緣元是一箇人。凡事事物物上。須是見他本原。一線來處。便是天命。

問先生教某不惑與知命處。不惑是謂不惑於事物。知命謂知其理之當然。如或問所謂理之當然而不容已者。某覺見豈有至人既能不惑於事物矣。又至於十年之久。然後知其理之當然。曰。今且據聖人之言如此。且如此去看。不可恁地較遲速遠近。若做工夫未到那貫通處。如何得聖人次第。

問五十知天命。曰。上蔡云。理之所自來。性之所自出。此語自是。子貢謂夫子性與天道。性便是自家底。天道便是上面一節。這箇物事。上面有箇腦子。下

面便有許多物事。徹底如此。太極圖便是這箇物事。箕子爲武王陳洪範。先言五行。次言五事。蓋在天則爲五行。在人則爲五事。知之者。須是知得箇模樣形體如何。某舊見李先生云。且靜坐體認作何形象。問體認莫用思否。曰。固是。且如四端雖固有。孟子亦言思則得之。不思則不得也。

辛問五十知天命。何謂天命。先生不答。又問。先生厲辭曰。某未到知天命處。如何知得天命。

問六十而耳順。在人之最末。何也。曰。聽最是人所不

著力。所聞皆是道理。無一事不是。可見其義精仁熟如此。

問四十而不惑。是知其然。五十知天命。是其所所以然。如此說得否。曰。如門前有一溪。其先得知溪中有水。其後知得水源頭發源處。如天命之謂性。率性之謂道。四十時。是見得那率性之謂道。五十時。是見他天命之謂性。到六十時。是見得那道理爛熟。後不待思量。過耳便曉。

問志學便是一箇骨子。後來許多節目。只就這上進

工夫。從心所欲不踰矩。自從容中道也。曰。固是。志學時便是知了。只是箇小底知。不感知天命耳順。却是箇大底知。立便是從心不踰矩底根子。從心不踰矩。便是立底事。只是到這裏熟。却是箇大底立。

吳仁父問十五志於學章。知行如何分。曰。志學亦是要行。而以知為重。三十而立。亦是本於知。而以行為重。志學。是知之始。不惑與知天命耳順。是知之至。三十而立。是行之始。從心所欲不踰矩。是行之

至。如此分看。

蜚卿問十五志於學一段。曰。聖人也畧有箇規模與人同。如志學。也是衆人知學時。及其立與不惑。也有箇迹相似。若必指定謂聖人必恁地固不得。若說聖人全無事乎學。只脫空說也不得。但聖人便自有聖人底事。

問十五志學章。曰。這一章。若把做學者工夫等級分明。則聖人也只是如此。但聖人出於自然。做得來

較易。

以上語類十七條

問吾十有五章來教云。立。是物格知至。而意誠心正之效。不止是用功處。不感知命。是意誠心正。而所知日進不已之驗。以至於耳順。則所知又至極而精熟矣。淳竊疑夫立者。確然堅固。不可移奪。固非真知不能。然此時便謂物已格。知已至。恐莫失之太快否。又事物之理。精微眇忽。未至於灼然。皆無疑惑。萬理根原來處。未洞見天命流行全體。安得謂之知已至。曰。所知日進不已。則是面前猶有可進步。又安得全謂之至。而耳順又云所知至極而

精熟。又何言之重複也。而集註於耳順條。方云知之至。又何也。凡此皆淺見未喻。抑此之旨。在聖人分上言。則聖人合下本是生知。義理本是昭著。自兒童知已至極。本無疑惑。天命全體。本無蔽隔。當入大學。則亦慢勘驗其所以然。隨衆做些小致知格物工夫。雖做此工夫。而與衆超越云云。若以學者爲學之序言。則自其志學時。方一一做致知格物工夫。以考察夫義理。積十五年之功。至於確然有立時。是亦真有所知。然後能然。未可便謂物已

格知已至。曰。細思此意。只得做學者事看。而聖人所說。則是他自見得有畧相似處。今窺測他不得也。正如曾子借忠恕兩字。發明一貫之妙。今豈可謂聖人必待施諸已而不願。然後勿施於人也。然曾子所借。猶有跡之可擬。此則全不可知。但學者當以此自考耳。答陳安卿文集

孟懿子問孝

至

子夏問孝章

問無違。曰。未見得聖人之意。在且說不以禮。蓋亦多端。有苟且以事親而違禮。有以僭事親而違禮。自

有箇道理。不可違越。聖人雖所以告懿子者。意在三家僭禮。然語意渾全。又若不專爲三家發也。

問生事以禮章。胡氏謂爲其所得爲。是如何。曰。只是合得做底。諸侯以諸侯之禮事其親。大夫以大夫之禮事其親。便是合得做底。然此句也在人看如何。孔子當初是就三家僭禮說。較精彩。在三家身上又切。當初却有胡氏說底意思。就今論之。有一般人。因陋就簡。不能以禮事其親。又有一般人。牽於私意。却不合禮。

或問武伯多可憂之事。如何見得。曰。觀聖人恁地說。則知其人之如此矣。

或問父母唯其疾之憂。何故以告武伯。曰。這許多所答。也是當時那許多人各有那般病痛。故隨而救之。又曰。其他所答。固是皆切於學者。看此句較切。其他只是就道理上說如此。却是這句分外於身心上指出。若能知愛其身。必知所以愛其父母。以上

語類
四條

問父母唯其疾之憂。范氏謂武伯弱公室。強私家。得

免其身而保其族者幸也。故孔子告之如此。尹氏謂疾病人所不免。其遺父母憂者不得已也。如以非義而遺其父母之憂。則不孝之大者。故范氏專為武伯言。尹氏則為眾人言。未知孰是。曰孟武伯固必有以遺其親之憂者。如范氏之云。則未可知也。聖人之言。固必切於其人之身。然亦未有眾人不可通行之理也。答都昌縣學諸生。文集

敬非嚴恭儼恪之謂。以此為敬則誤矣。只把做件事。小心畏謹。便是敬。

問色難。此是承順父母之色。或是自己。和顏順色。以致愛於親為難。曰。人子胷中。纔有些。不愛於親之意。便有不順氣象。此所以愛親之色為難。以上語類二條

問知敬親者。其色必恭。知愛親者。其色必和。此皆誠實之發見。不可以偽為。故子夏問孝。孔子答之以色難。曰。此說好。答程允夫文集

不敬何以別乎。敬大概是把當事。聽無聲。視無形。色難。是大段恭順積得厚。方能形見。所以為難。勉強不得。此二者。是因子游子夏之所短而進之。能養

服勞只是外面工夫。遮得人耳目所及者。如今人和養與服勞都無了。且得如此。然後就上面更進將去。大率學者。且要儘從小處做起。正如起屋。未須理會架屋。且先立箇基趾定方得。

子游爲人。愛有餘而敬不足。子夏則敬有餘而愛不足。故告之不同。問如何見得二子如此。曰。且如洒掃應對。子游便忽畧了。子夏便只就這上做工夫。問夫子答子游子夏問孝。意雖不同。然自今觀之。奉養而無狎恩恃愛之失。主敬而無嚴恭儼恪之偏。

儘是難。曰。旣知二失。則中間須是有箇處之之理。愛而不敬。非真愛也。敬而不愛。非真敬也。

孟懿子孟武伯子游子夏問孝。聖人答之。皆切其所短。故當時聽之者。止一二句。皆切於其身。今人將數段只作一串文義看了。以上語類四條

吾與回言終日章

論語所載顏子語。止有喟然之歎與問仁兩章而已。而夫子曰吾與回言終日。不知是說甚麼。惜乎其不傳也。

問亦足以發。是顏子於燕私之際。將聖人之言。發見於行事否。曰。固是。雖未盡。見於行事。其理亦當有發見處。然燕私之際。尤見顏子踐履之實處。先生令看顏子亦足以發。於何處見之。是甚麼意思。或云。見得親切處。於非禮勿視聽言動一章可見。曰。大概是如此。良久云。於睥面盎背皆見之。因舉程先生之言曰。出門如見大賓。使民如承大祭。充之則睥面盎背。此之謂也。問亦足以發。是顏子退有所省發否。曰。不然。集註已

說得分明了。蓋與之言。顏子都無可否。似箇愚者。及退而觀其所行。皆夫子與之言者。一一做得出來不差。豈不是足以發明得夫子之道。其語勢只如此。恰如今人說與人做一器用。方與他說箇尺寸高低形製。他聽之。全然似不曉底。及明日做得來。却與昨日所說底。更無分毫。不似。

問集註載李先生之說甚分明。但所謂默識心融。觸處洞然。自有條理。便見顏子聞夫子之言。自原本至於條目。一一理會得。所以與夫子意不相背。及

退省其私。卽見其日用語默動靜之間。皆足以發明夫子之道。坦然由之而不疑。便見得顏子不惟理會得夫子言語。及退便行將去。更無窒礙。曰。亦足以發一句最好看。若粗說時。便是行將去。然須是子細看亦足以發句。

問不違如愚章。心融恐是功深力到處。見得道理熟了。故言入於心。隨卽融化。更無渣滓。故其發見於日用之間。從容和順。所以能發明聖人之道。非生將道理體貼力行之也。是否。曰。固是工夫至到。亦

是天資高。顏子自是鄰於生知者也。

仲愚問默識心融如何。曰。說箇融字最好。如消融相似。融如雪在陽中。若不融。一句是一句在肚裏。如何發得出來。如人喫物事。若不消。只生在肚裏。如何能滋益體膚。須是融化。渣滓便下去。精英便充於體膚。故能肥潤。如孔子告曾子一貫之語。他人聞之。只是箇一貫。曾子聞之。便能融化。故發忠恕而已出來。又問是曾子平昔工夫至此乎。曰。也是他資質自別。以上語類七條

問亦足以發。曰。顏子所聞。入耳著心。布乎四體。形乎動靜。則足以發明夫子之言矣。答程允夫文集

視其所以章

文振問視其所以一章。曰。此不唯可以觀人。亦當以此自考。

所以。是所爲。所由。是如此做。所安。是所樂。譬如讀書。是所爲。豈不是好事。然其去如此做。又煞多般。有爲已而讀書者。有爲名而讀者。有爲利而讀者。須觀其所由從如何。其爲已而讀者。固善矣。然或有

出於勉強者。故又觀其所樂。

問視其所以。觀其所由。察其所安。三句。前一句。是兼善惡而言。後兩句。是專言善。尋常有一樣人。所爲雖不善。然其意之所發。却不是要做不善。而心終亦不安於不善。是這般樣人。是如何。曰。這箇也自有。於觀過。知仁可見。

李仲實問視其所以者。善者爲君子。惡者爲小人。知其小人。不必論也。所由所安。亦以觀察君子之爲善者爾。曰。譬如淘米。其糠與沙。其始也固淘去之。

矣。再三淘之。恐有未盡去之沙糝爾。

問觀其所由。集註兩說如何。曰。意之所從來。如讀書是好。須看所讀何書。行其所爲。或勉強有所爲。後說不如前說。蓋行其所爲。只是就上面細看過。不如意之所從來。是就他心術上看。所安大率是他平日存主習熟處。他本心愛如此。雖所由偶然不如此。終是勉強。畢竟所樂不在此。次第依舊又從熟處去。如平日愛踞傲。勉強教他恭敬。一時之間。亦能恭敬。次第依舊自踞傲了。心方安。呂氏一說。

謂所由。是看他已前所爲事。所安。是察他已後所爲事。亦通。

察人之所安尤難。故必如聖人之知言窮理方能之。問視其所以觀其所由。察其所安。若聖人於人之善惡。如見肺肝。當不待如此著力。曰。這也爲常人說。聖人固不用得如此。然聖人觀人也著恁地詳細。如今人說一種長厚說話。便道聖人不恁地。只畧畧看便了。這箇若不見教徹底善惡分明。如何取舍。且如今從學。也有誠心來底。也有爲利來底。又

如今人讀書。也有誠心去讀底。也有爲利讀底。其初也却好。漸漸自見得他心下不恁地。這須著知。且如要從師。須看得那人果是如何。又如委託人事。若是小小事。要付託人。尙可以隨其所長。交付與他。若是要成一件大事。如何不見得這人了。方付與。如所謂可以託六尺之孤。可以寄百里之命。臨大節而不可奪。若不真見這人是恁地。如何這事託得他。問伊川云。視其所以。是觀人之大概。若所由所安也。只兼善惡說。今集註只解向不好邊

去。恐似無過中求有過。非聖人意。曰。這只是平心恁地看。看得十分是如此。若要長厚。便恁地包含。其初欲恕人。而終於自恕。少閒漸漸將自己都沒理會了。都不知。若能於待人嚴。到得於自身已也會嚴。問觀人之道。也有自善而入於惡。亦有事雖惡而心所存本好。曰。這箇也自可見。須是如此看。方見好底鐵定是好人。不好底鐵定是不好人。讀書不可不子細。若不因公問。某也不說到這裏。初閒才看善惡便曉然。到觀其所由有不善。這又勝

得當下便不是底。到察其所安有不善。這又勝前二項人。不是到這裏便做不好人看他。只是不是他心肯意肯。必不會有終。以上語類七條

察其所安。正是察其所由之安與不安。若其爲善。如

惡惡臭。如好好色。則居之安矣。答方賓王文集

溫故而知新章

溫故方能知新。不溫而求新知。則亦不可得而求矣。問溫故知新。曰。是就溫故中。見得這道理愈精。勝似舊時所看。

溫故而知新。味其語意。乃爲溫故而不知新者設。不溫故固是閒斷了。若果無所得。雖溫故亦不足以爲人師。所以溫得又要知新。惟溫故而不知新。故不足以爲人師也。這語意在知新上。

溫故知新。不是易底。新者只是故中底道理。時習得熟。漸漸發得出來。且如一理。看幾箇人來問。就此一理上。一人與說一箇理。都是自家就此理上推究出來。所以其應無窮。且如記問之學。記得一事。更推第二事不去。記得九事。便說十事不出。所以

不足爲人師。

溫故則能知新。如所引學記。則是溫故而不知新。只

是記得箇硬本子。更不解去裏面搜尋得道理。以上

語類
五條

問溫故知新。學至此而無窮矣。至於夫子而猶曰學不厭。非以其無窮哉。可以爲師者。以其足以待無方之問也。溫故而不知新。雖能讀三墳五典。八索九丘。足以爲史。而不足以爲師也。曰。此論甚善。答

伯崇
文集

君子不器章

或問君子不器。如孔門德行之外。乃爲器否。曰。若偏於德行。而其用不周。亦是器。君子者。才德出衆之名。德者體也。才者用也。君子之人。亦具聖人之體用。但其體不如聖人之大。而其用不如聖人之妙耳。

君子不器。君子是何等人。曰。此通上下而言。有一般對小人而言。底君子。便是小底君子。至如聖人。吾不得而見之。得見君子。斯可矣。便說大底君子。便

是聖人之次者。問不器是那箇君子。曰。此是成德全才之君子。不可一偏看他。問侯氏舉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如何。曰。不可小知。便是不可以一偏看他。他却擔負得遠大底。小人時便也有一才一藝可取。故可小知。問子貢汝器也。喚做不是君子得否。曰。子貢也是箇偏底。可貴而不可賤。宜於宗廟朝廷。而不可退處。此子貢之偏處。問謝氏舉清和任也。只是器否。曰。這是他成就得偏。却不是器。他本成就得來大。如得百里之地。而君之一段。

他自是大。只是成就得來偏。

以上語類二條

子貢問君子章

問先行其言而後從之。苟能行矣。何事於言。曰。只爲子貢多言。故告之如此。若道只要自家行得。說都不得。亦不是道理。聖人只說敏於事而謹於言。敏於行而訥於言。言顧行。行顧言。何嘗教人不言。

徐仁甫問先行其言而後從之。莫須將先行作一句否。曰。程子如此。却未敢以爲然。恐其言而後從之。不成一句。若云而後其言從之。方得。不若以先行

其言作一句。而後從之作一句。大意只說先行其所言。而後言其所行。讀書須是看出處主意如何。此是子貢問君子。孔子爲子貢多言。故以先行其言而後從之答之。蓋爲子貢發也。

問先行其言。謂人識得箇道理了。可以說出來。却不
要只做言語說過。須是合下便行將去。而後從之
者。及行將去。見得自家所得底道理。步步著實。然
後說出來。却不是杜撰意度。須還自家自本至末。
皆說得有著實處。曰。此一章說得好。以上語類三條

君子周而不比章

問周與比。莫也相似否。曰。外面相似。而裏面大差了。
如驕泰和同亦然。故幾微之間。不可不辨。

問比。曰。君子小人。卽是公私之間。皆是與人親厚。
但君子意思自然廣大。小人與人相親時。便生計
較。與我善底做一般。不與我善底做一般。周與比
相去不遠。要須分別得大相遠處。某集註中曾說
此意。君子與人相親。也有輕重。有厚薄。但意思自是公。

問周而不比。曰。周者大而徧之謂。比便小。所謂兩兩

相比。君子之於人。無一人使之不得其所。這便是周。小人之於人。但見同於己者與之。不同於己者惡之。這便是比。君子之於人。非是全無惡人處。但好善惡惡。皆出於公。用一善人於國。則一國享其治。用一善人於天下。則天下享其治。於一邑之中。去一惡人。則一邑獲其安。於一鄉之中。去一惡人。則一鄉受其安。豈不是周。小人之心。一切反是。又云。歐陽朋黨論。說周武以三千爲大朋。商紂億兆之人。離心離德。又云。比周二字。於易中所言。又以

比字爲美。如九五顯比。取王用三驅。失前禽之義。皆美也。如頑嚚不友。相與比周。又却是不好。

問註周言普徧。豈汎愛衆而親仁之意與。曰。亦是如此。大抵君子立心。自是周徧。好惡愛憎。一本於公。小人惟徧比阿黨而已。

徐問比周。曰。只是公私。周則徧及天下。比則昵於親愛之間。又問忠信爲周。阿黨爲比。如何。曰。忠信爲周。只緣左傳周爰咨詢。指作忠信。後人遂將來妄解。最無道理。且如易比卦。言比吉也。比輔也。原筮

元永貞无咎。則比都是好。大抵比於君子則為善。比於小人則為惡。須是看聖人說處本意如何。據此周而不比。比而不周。只是公私。以上語類五條

尊賢容眾。嘉善而矜不能。此之謂周。溺愛徇私。黨同

伐異。此之謂比。周。周徧也。比。偏比也。不必言周流

天地之間。答程允夫文集

學而不思章

問論語言學字多不同。學而不思則罔。此學字似主於行而言。博學於文。此學字似主於知而言。曰學

而不思則罔。此學也不是行。問學字義如何。曰。學

只是效。未能如此。便去效做。問恐行意較多否。曰。

只是未能如此。便去學做。如未識得這一箇理。便

去講究要識得。也是學。未識得這一箇書。便去讀。

也是學。未曉得這一件事。去問人如何做。便也是

學。學是身去做。思只是默坐來思。問學是學其事。

思是思其理否。曰。思只是思所學底事。學而不思。

便都罔了。問思而不學。何以危殆。曰。硬將來拗縛

捉住在這裏。便是危殆。只是杜撰恁地。不恁自然。

便不安穩。

學是學其事。如讀書便是學。須緩緩精思其中義理方得。且如做此事是學。然須思此事道理是如何。只恁下頭做。不思這事道理。則昧而無得。若只空思索。却又不傍所做事上體察。則心終是不安穩。須是事與思互相發明。

學而不思。如讀書不思道理。是如何。思而不學。如徒苦思索。不依樣子做。

思而不學則殆。雖用心思量。不曾就事上習熟。畢竟生硬。不會妥帖。

或問學而不思章。引程子博學審問謹思明辨力行。五者廢一非學。何也。曰。凡學字便兼行字意思。如講明義理學也。效人做事亦學也。孔子步步趨亦趨。是效其所為。才效其所為。便有行意。

叔蒙問集註却舉中庸學問思辨與行之語。據某看。學與行是學之始終。問思辨是思之始終。曰。然。以上

語類
六條

學是放效見成底事。故讀誦咨問躬行。皆可名之。非

若思之專。主乎探索也。

答吳伯豐文集

攻乎異端章

或問攻乎異端。曰。攻者。是講習之謂。非攻擊之攻。這處須看他如何是異端。如何是正道。異端不是天生出來。天下只是這一箇道理。緣人心不正。則流於邪說。習於彼。必害於此。既入於邪。必害於正。異端不止是楊墨佛老。這箇是異端之大者。

凡言異端不必攻者。皆是爲異端游說反閒。孟子謂能言距楊墨者。聖人之徒也。不必便能距楊墨。但能說距楊墨。亦是聖人之徒。

問集註云。攻。專治之也。若爲學便當專治之。異端則不可專治也。曰。不惟說不可專治。便略去理會他。也不得。若是自家學有定止。去看他病痛却得。也是自家眼目高方得。若是恁地。則也奈他不何。如後來士大夫末年。皆流入佛氏者。緣是把自家底做淺底看。便沒意思了。所以流入他空寂玄妙之說去。

問程子曰。佛氏之言近理。所以害甚於楊墨。看來爲

我疑於義。兼愛疑於仁。其禍已不勝言。佛氏如何。又却甚焉。曰。楊墨只是硬恁地做。佛氏最有精微。動得人處。本朝許多極好人。無不陷焉。

呂氏曰。君子反經而已矣。經正斯無邪慝。今惡乎異端。而以力攻之。適足以自蔽而已。說得甚好。但添得意思多了。不敢保是聖人之意。聖人之意。分明只是以力攻之。理會他底未得。枉費力。便將已業都荒了。以上語類五條

由誨女知之章

問知之爲知之章。子路不應有以不知爲知之病。曰。子路粗暴。見事便自說是曉會得。如正名一節。便以爲迂。故和那不知處也不知耳。

或問誨女知之乎。章曰。惟伊川便說得盡。別人只說得一邊。知之爲知之。不知爲不知。則無自欺之蔽。其知固自明矣。若不說求其知一著。則是使人安於其所不知也。故程子又說出此意。其說方完。上不失於自欺。下不失於自勉。以上語類二條

問知之爲知之章。誼謂學者之於義理於事物。以不

知爲知。用是欺人或可矣。本心之靈。庸可欺乎。但知者以爲已知。不知者以爲不知。則雖於義理事物之間。有不知者。而自知則甚明。而無蔽矣。故曰是知也。以此真實之心。學問思辨。研究不舍。則知至物格心正。意誠之事。可馴致也。夫子以是誨子路。真切要哉。此意言之若易。而於學者日用閒關涉處甚多。要當步步以是省察。則切身之用。蓋無窮也。曰。此說甚善。答方賓王文集

子張學干祿章

戴智老說干祿章曰。多聞多見二字。人多輕說過了。將以爲偶然多聞多見耳。殊不知此正是合用功處。聖人所以爲好古敏以求之。又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。多見而識之。皆欲求其多也。不然則聞見孤寡。不足以爲學矣。多聞闕疑。謹言三件事。聞見亦是互相發明。如學干祿章言多聞闕疑。謹言其餘。多見闕殆。謹行其餘。聞固是主於言。見固是主於行。然亦有聞而行者。見而言者。不可泥而看

也。

或問謹其餘。只是指無疑無殆處否。曰。固是。

林叔恭問多聞如何闕疑。多見如何闕殆。曰。若不多聞也。無緣見得疑。若不多見也。無緣見得殆。江西諸人。纔聞得一說。便把做了。看有甚麼話。更入不得。亦如何有疑殆。到他說此一章。却云子張平日專務多聞多見。故夫子告以闕疑。是不欲其多聞多見。此是甚說話。且如一件事。一人如此說。自家也見未得。須是大家都說出來。這裏方見得果是

如何。這裏方可以將衆多之說相磨擦。這裏方見得疑殆分明。

徐問學于祿章。曰。此是三截事。若人少聞寡見。則不能參考得是處。故聞見須要多。若聞見已多而不能闕疑殆。則胡亂把不是底也。將來做是了。既闕其疑殆。而又未能謹其餘。則必有尤悔。又問尤悔如何分。尤莫是見尤於人否。曰。是大凡言不謹。則必見尤於人。人既有尤。自家安得無悔。行不謹。則已必有悔。已既有悔。則人安得不見尤。此只是各

將較重處對說。又問祿在其中。只此便可以得祿否。曰。雖不求祿。若能無悔尤。此自有得祿道理。若曰。耕也。餒在其中矣。耕本求飽。豈是求餒。然耕却有水旱凶荒之虞。則有時而餒。學本爲道。豈是求祿。然學既寡尤悔。則自可以得祿。如言直在其中矣。父爲子隱。子爲父隱。本不是直。然父子之道。却要如此。乃是直。凡言在其中矣者。道理皆如此。又問。聖人不教人求祿。又曰。祿在其中如何。曰。聖人教人。只是教人先謹言行。却把他那祿不做大事。

看。須是體量得輕重始得。

聖人本意。在謹言行。又不可徒謹。須用得學。又須闕其疑而未信。殆而未安者。便將其餘信而安者。做一處。謹言而謹行之。謂其察得可言與可行也。

問學于祿章。曰。這也是一說。然便是教人不要去求。如程先生說。使定其心。而不爲利祿所動。是也。論語凡言在其中。皆是與那事相背。且如父爲子隱。子爲父隱。本不干直事。然直却在其中。耕本是得食。然有水旱凶荒。則有餒在其中。切問近思。本只

是講學。不是求仁底事。然做得精。則仁亦在其中。
如居處恭。執事敬。與人忠。皆是切已去做。方是求仁底事。此皆是教人只從這
一路做去。且莫管那一邊。然做得這一邊。則那一
邊自在其中也。以上語類八條

哀公問何為則民服章

問哀公問何為則民服。往往只是要得人畏服他。聖
人却告之以進賢退不肖。乃是治國之大本。而人
心自服者。蓋好賢而惡不肖。乃人之正性。若舉錯
得宜。則人心豈有不服。謝氏又謂若無道以照之。

則以直為枉。以枉為直。此君子大居敬而貴窮理。
此又極本原而言。若人君無知人之明。則枉直交
錯。而舉錯未必得宜矣。曰說得分明。語類

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章

問使民敬忠以勸。曰莊只是一箇字。上能端莊。則下
便尊敬。至於孝慈。則是兩事。孝是以躬率之。慈是
以恩結之。如此人方忠於己。舉善而教不能。若善
者舉之。不善者便去之。誅之罰之。則民不解。便勸。
惟是舉其善者。而教其不能者。所以皆勸。便是文

字難看。如這樣處。當初只是大概看了便休。而今思之。方知集註說得未盡。

問孝慈則忠。何以能使之忠也。曰。孝以率之。慈以結之。所以使之忠也。問孝慈主父子而言可乎。曰。如此安能便使之忠也。此慈字兼內外而言。若大學齊家章孝慈。乃主父子而言也。以上語類二條

或謂子奚不爲政章

推廣此心。以爲一家之政。便是齊家。緣下面有一箇是亦爲政。故不是國政。又云。在我者孝。則人皆知

孝。在我者弟。則人皆知弟。其政豈不行於一家。

問此夫子難以不仕之意。告或人。故托以告之。然使夫子得時得位。其爲政之本也。只就人倫上做將去。曰。文振看文義看得好。更宜涵泳。以上語類二條

人而無信章

問先生但謂車無此二者。則不可以行人而無信。亦猶是也。而不及無信之所以不可行。何也。曰。人若無信。則語言無實。何處行得。處家則不可行於家。處鄉黨則不可行於鄉黨。曰。此與言不忠信。雖州

里行乎哉之意同。曰然。語類

子張問十世可知章

周問三代所因者不易。而所損益可知如何。曰。此所謂不易也。變易也。三綱五常。亙古亙今不可易。至於變易之時。與其人雖不可知。而其勢必變易可知也。蓋有餘必損。不及必益。雖百世之遠可知也。猶寒極生煖。煖甚生寒。雖不可知。其勢必如此可知也。

所因謂大體。所損益謂文為制度。那大體是變不得

底。雖如秦之絕滅先王禮法。然依舊有君臣有父子有夫婦。依舊廢這箇不得。

此一章。因字最重。所謂損益者。亦是要扶持箇三綱五常而已。如秦之繼周。雖損益有所不當。然三綱五常終變不得。君臣依舊是君臣。父子依舊是父子。只是安頓得不好爾。聖人所謂可知者。亦只是知其相因者也。如四時之運。春後必當是夏。夏後必當是秋。其間雖寒暑不能無繆戾。然四時之運終改不得也。康節詩云。千世萬世。中原有人。正與

此意合。

這一段諸先生說得損益字。不知更有箇因字不曾說。因字最重。程先生也只滾說將去。三代之禮。大概都相因了。所損也只損得這些箇。所益也只益得這些箇。此所以百世可知也。且如秦最是不善繼周。酷虐無比。然而所因之禮。如三綱五常。竟滅不得。馬氏註。所因謂三綱五常。損益謂質文三統。此說極好。

忠質文。忠只是樸實頭白直做將去。質則漸有形質。

制度而未及於文采。文則就制度上。事事加文采。然亦天下之勢。自有此三者。非聖人欲尚忠尚質尚文也。夏不得不忠。商不得不質。周不得不文。彼時亦無此名字。後人見得如此。故命此名。

或問忠與質如何分。先生喜其善問。答云。質樸則未有文。忠則渾然無質可言矣。以上語類六條

問殷因於夏禮。所損益可知也。周因於殷禮。所損益可知也。是周監二代之制。而損益之。其文大備。亦時使然也。聖人不能違時。烏得不從周之文乎。然

亦少有不從處。如行夏之時。乘殷之輅。是也。曰。周之文固可從。而聖人不得其位。無制作之時。亦不得不從也。使夫子而得邦家。則將損益四代。以爲百王不易之法。不專於從周矣。答黃直翁文集

非其鬼而祭之章

非其鬼而祭之。如天子祭天地。諸侯祭山川。大夫祭五祀。庶人祭其先。上得以兼乎下。下不得以兼乎上也。庶人而祭五祀。大夫而祭山川。諸侯而祭天地。此所謂非其鬼也。

問非其鬼而祭之。如諸侯僭天子。大夫僭諸侯之類。又如士庶祭其旁親遠族。亦是非其鬼否。曰。是。又如今人祭甚麼廟神。都是非其鬼。問如用僧尼道士之屬。都是非其鬼。曰。亦是。問祭旁親遠族。不當祭。若無後者。則如之何。曰。這若無人祭。只得爲他祭。自古無後者。合當祭於宗子之家。今何處討宗子。看古禮。今無存者。要一一行之也難。

問非其鬼而祭之。尋常人家所當祭者。只是祖先否。曰。然。又問土地山川之神。人家在所不當祭否。曰。

山川之神。季氏祭之。尚以爲僭。况士庶乎。如土地之神。人家却可祭之。禮云。庶人立一祀。或立戶。或立竈。戶竈亦可祭也。又問中霤之義如何。曰。古人穴居。當土室中開一竅取明。故謂之中霤。而今人以中堂名曰中霤者。所以存古之義也。又云中霤亦土地之神之類。五祀皆室神也。

子善問見義不爲無勇。這亦不爲無所見。但爲之不力。所以爲無勇也。曰。固是見得是義而爲之不力。然也是先時見得未分明。若已見得分明。則行之

自有力。這般處著兩下並看。就見義不爲上看。固見得知之而不能爲。若從源頭上看下來。乃是知之未至。所以爲之不力。以上語類四條

淵鑒齋

御纂朱子全書卷十二

論語三

八佾第三

孔子謂季氏章

問小人之陵上。其初蓋微僭其禮之末節而已。及充其僭禮之心。遂至於弑父弑君。此皆生於忍也。故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。是可忍也。孰不可忍也。曰。敢僭其禮。便是有無君父之心。

答程允夫文集

三家者以雍徹章

問雍徹。程子謂成王之賜。伯禽之受。皆非也。曰。使魯不曾用天子之禮樂。則三家亦無緣見此等禮樂而用之。

居是邦不非其大夫。只是不議其過惡。若大夫有不善。合當諫正者。亦不可但已。孔子謂季氏八佾與三家雍徹之事。又却不然。以上語類二條

人而不仁如禮何章

或問人而不仁如禮何。人而不仁如樂何。曰。如禮樂

何。謂其不奈禮樂何也。心中斯須不和不樂。而鄙詐之心入之。外貌斯須不莊不敬。而慢易之心入之。既不和樂不莊敬。如何行得禮樂。譬如不善操舟。必不奈一舟何。不善乘馬。必不奈一馬何。又問禮樂是玉帛鐘鼓之文否。曰。看其文勢。却是說玉帛鐘鼓之禮樂也。

希真問人而不仁與不能以禮讓爲國。皆曰。如禮何。意同否。曰。人而不仁。是以仁對禮樂言。不以禮讓。是以禮之實對禮之文言。能以遜讓爲先。則人心

感服。自無乖爭凌犯之風。

或問集註云。禮樂不爲之用。如何。曰。禮是恭敬底物。事。爾心中自不恭敬。外面空做許多般模樣。樂是和樂底物事。爾心中自不和樂。外面強做和樂也。不得。心裏不恁地。外面強做。終是有差失。縱饒做得不差失。也只表裏不相應。也不是禮樂。

集註云。禮樂不爲用。是如何。曰。不仁之人。渾是一團私意。自不奈。那禮樂何。禮樂須是中和溫厚底人。便行得。若不仁之人。與禮樂自不相關了。譬如無

狀之人。去讀語孟六經。語孟六經自是語孟六經。與他卽無干涉。又安得爲之用。

程子說仁者天下之正理固好。但少疎。不見得仁。仁者本心之全德。人若本然天理之良心。存而不失。則所作爲。自有序而和。若此心一放。只是人欲私心。做得出來。安得有序。安得有和。以上語類五條

林放問禮之本章

問林放問禮章。先生謂得其本。則禮之全體。無不在其中。如何是禮之全體。曰。兼文質本末言之。曰。後

面只以質爲禮之本。如何又說文質皆備。曰。有質則有文。有本則有末。徒文而無質。如何行得。譬如樹木。必有本根。則自然有枝葉華實。若無本根。則雖有枝葉華實。隨即萎落矣。

辛適正問林放問禮之本。何故只以喪禮答之。曰。禮不過吉凶二者而已。上句汎以吉禮而言。下句專指凶禮而言。然此章大意不在此。須看問答本意。孔子只是答他問禮之本。然儉戚亦只是禮之本而已。及其用。也有當文時。不可一向以儉戚爲是。

故曰。品節斯。斯之謂禮。蓋自有箇得中恰好處。

問喪與其易也。寧戚。曰。其他冠婚祭祀皆是禮。故皆可謂與其奢也。寧儉。惟喪禮獨不可。故言與其易也。寧戚。易者治也。言治喪禮至於習熟也。喪者人情之所不得已。若習治其禮有可觀。則是樂於喪。而非哀戚之情也。故禮云。喪事欲其縱縱爾。

問喪與其易也。寧戚。註。易爲治。何也。曰。古人做物。滑淨無些礙處。便是易。在禮只是太滑熟了。生固無誠實。人纔太滑熟。亦便少誠實。曰。夫子何故只以

儉戚答禮之本。曰。初頭只是如此。未有後來許多文飾。文飾都是後來事。喪初頭只是戚。禮初頭只是儉。當初亦未有那儉。儉是對後來奢而言之。蓋追說耳。如堯土堦三尺。當初只是恁地。不是爲儉。後來人稱爲儉耳。東坡說忠質文。謂當初亦未有那質。只因後來文。便稱爲質。孔子曰。從先進。周雖尚文。初頭尚自有些質在。曰。三綱五常。亦禮之本否。曰。初頭亦只有箇意耳。如君臣亦只是箇誠敬而已。未有許多事。

胡叔器說林放問禮之本一章。曰。林放若問禮之大體。便包得闊。今但問本。似未爲大。然當時習於繁文。人但指此爲禮。更不知有那實處。故放問而夫子大之。想是此問大段契夫子之心。蓋有那本時。文便在了。若有那文而無本。則豈得爲禮。易其田疇之說。蓋由范氏喪。易而文之語推之。治田者。須是經犁經擺。治得窒礙。方可言熟也。若居喪習熟於禮文。行得皆無窒礙。則哀戚必不能盡。故曰。不若戚而不文之愈也。如楊氏汗罇。杯飲之說。他是

就儉說。却不甚親切。至於喪不可以徑行直情一句。大覺文意顛倒。後面云則其本戚而已。却似與前面無收殺。此須是說居喪先要戚。然却不可無哀麻哭踊之數。以為之節。如此說方得。今却說得哀麻哭踊。似是先底。却覺語意不完。龜山說話多如此。不知如何。却是范氏儉者物之質。戚者心之誠。二語好。又曰。人只習得那文飾處時。自是易忘了那朴實頭處。如巧言令色鮮矣仁之類。以上語類五條

夷狄之有君章

問夷狄之有君一章。程氏註似專責在下者。陷無君之罪。尹氏註似專責在上者。不能盡為君之道。何如。曰。只是一意。皆是說上下僭亂。不能盡君臣之道。如無君也。語類

君子無所爭章

問君子無所爭章。曰。君子無所爭。必於射見之。言射有勝負。是相爭之地。而猶若此。是不爭也。語勢是如此。語類

問君子無所爭。必也射乎。謂必於射。則不免有爭焉。

及求其所以爭者。則乃在乎周旋揖遜之間。故其爭也。君子異乎衆人。所以角力尚客氣也。曰。此說甚好。答張敬夫文集

巧笑倩兮章

問伊川云。美質待禮以成德。猶素待繪以成絢。却似有質須待禮。有素須待絢。曰。不然。此質却重。因論起予者。商回非助我等處云。聖人豈必待二子之言。而後有所起發耶。然聖人胸中。雖包藏許多道理。若無人叩擊。則終是無發揮於外。一番說起。

則一番精神也。以上語類二條

夏禮吾能言之章

問文獻曰。只是典籍賢人。若以獻作法度。却要用這憲字。問徵字。訓成字如何。曰。也有二義。如此只是證成之。故魏徵字立成。又曰。這一段中庸說得好。說道有宋存焉。便見得杞又都無了。如今春秋傳中。宋猶有些商禮在。

或問孔子能言夏殷之禮。而無其證。是時文獻不足。孔子何從知得。曰。聖人自是生知。聰明無所不通。

然亦是當時賢者識其大。不賢者識其小。孔子廣
詢博問。所以知得。杞國最小。所以文獻不足。觀春
秋所書。杞初稱侯。已而稱伯。已而稱子。蓋其土地
極小。財賦不多。故寧甘心自降為子男之國。而其
朝覲貢賦。率以子男之禮從事。聖人因其實書之。
非貶之也。以上語類二條

禘自既灌而往者章

禘。只祭始祖及所自出之帝。禘乃合羣廟皆在。當以
趙匡之說為正。

程先生說禘是禘其始祖之所自出。併羣廟之主皆
祭之。禘則止自始祖而下。合羣廟之主皆祭之。所
謂禘之說恐不然。故論語集解中止取趙伯循之
說。廣云。觀禘禘禘兩字之義亦可見。曰。禘只是王者
既立始祖之廟。又請他那始祖之尊長來相熱樂
相似。

仁父問禘自既灌而往者。吾不欲觀之。集註有兩意。
曰。這其實也只說既灌而往不足觀。若不王不禘。
而今自著恁地說將來。其實這一句。只說灌以後

不足觀。又云。觀盥而不薦。有孚顒若。下觀而化也。這盥自與灌不同。灌是以秬鬯之酒。灌地以降神。這盥只是洗手。凡祭祀數數盥手。一拜則掌拊地。便又著洗。伊川云。人君正其表儀。以爲下民之觀。當莊嚴如始盥之初。勿使誠意少散。如旣薦之後。某看觀卦意思。不是如此。觀義自說聖人至德出治。天下自然而化。更不待用力。而下莫不觀感而化。故取義於盥。意謂積誠之至。但是盥滌而不待乎薦享。有孚已自顒若。故曰下觀而化也。蔡季通

因云。盥而不薦。有孚顒若。言其理也。下觀而化。述

其德也。

以上語類三條

或問禘之說章

李公晦問。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。其如示諸斯乎。曰。此尚明得。何況其他。此尚感得。何況其他。

禘是追遠之中。又追遠。報本之中。又報本。蓋人於近親。曾奉養他底。則誠易感格。如思其居處言笑。此尚易感。若太遠者。自非極其至誠。不足以格之。所以難下語答他。此等處極要理會。在論語中爲大

節日。又曰。聖人制祭祀之意深遠。非常人所能知。自祖宗以來千數百年。元是這一氣相傳。德厚者流光。德薄者流卑。但法有止處。所以天子只得七廟。諸侯五大夫三。此是法當如此。然聖人之心。猶不滿。故又推始祖自出之帝。以始祖配之。然已自無廟。只是祔於始祖之廟。然又惟天子得如此。諸侯以下不與焉。故近者易感。遠者難格。若薄俗粗淺之人。他誠意如何得到這裏。不是大段見得義理分明底。如何推得聖人報本反始之意如此深。

遠。非是將這事去推那事。只是知得此說。則其人見得義理儘高。以之觀他事。自然沛然。所以治天下不難也。

仁父問知禘之說。則理無不明。誠無不格。治天下不難。如何。曰。天地陰陽生死晝夜鬼神。只是一理。若明祭祀鬼神之理。則治天下之理。不外於此。七日戒。三日齋。必見其所祭者。故郊焉則天神格。廟焉則人鬼享。此可謂至微而難通者。若能如此。到得治天下。以上感下。以一人感萬民。亦初無難者。這

鬼神生死之理。却惟上蔡見得。看他說吾之精神。卽祖考之精神。說得有道理。如說非其鬼而祭之。一段。亦說得好。以上語類三條

祭如在章

問祭如在。人子固是盡誠以祭。不知真可使祖宗感格否。曰。上蔡言自家精神。卽祖考精神。這裏盡其誠敬。祖宗之氣便在這裏。只是一箇根苗來。如樹已枯朽。邊旁新根。卽接續這正氣來。

或問祭如在。祭神如神在。曰。祭先主於孝。祭神主於敬。雖孝敬不同。而如在之心則一。聖人萬一有故而不得與祭。雖使人代。若其人自能極其恭敬。固無不可。然我這裏自欠少了。故如不祭。

問祭神如神在。何神也。曰。如天地山川社稷五祀之類。曰。范氏謂有其誠則有其神。無其誠則無其神。只是心誠則能體得鬼神出否。曰。誠者實也。有誠則凡事都有。無誠則凡事都無。如祭祀有誠意。則幽明便交。無誠意。便都不相接了。曰。如非所當祭而祭。則爲無是理矣。若有是誠心。還亦有神否。曰。

神。之。有。無。也。不。可。必。然。此。處。是。以。當。祭。者。而。言。若。非。所。當。祭。底。便。待。有。誠。意。然。這。箇。都。已。錯。了。

問。范。氏。云。有。其。誠。則。有。其。神。無。其。誠。則。無。其。神。恐。是。自。家。心。裏。以。爲。有。便。有。以。爲。無。便。無。曰。若。只。據。自。家。以。爲。有。便。有。無。便。無。如。此。却。是。私。意。了。這。箇。乃。是。自。家。欠。了。他。底。蓋。是。自。家。空。在。這。裏。祭。誠。意。却。不。達。於。彼。便。如。不。曾。祭。相。似。以上語類四條

與其媚於奧章

王孫賈之意。欲夫子媚已。緊要是媚字不好。如夫子

事君盡禮也。何嘗是媚。他見夫子當時事君盡禮。便道夫子媚奧。故夫子都不答他。只道是不如此。獲罪於天。則無所禱。何爲媚奧。亦何爲媚竈。逆理而動。便獲罪於天。問此兩句。恐是時人有此語。故問曰。何謂也。曰。恐是如此。

王孫賈庸俗之人。見孔子在衛。將謂有求仕之意。欲孔子附已。故有媚奧與媚竈之言。彼亦須聞有孔子之聖。但其氣習卑陋。自謂有權。可以引援得孔子也。子曰不然者。謂媚奧與媚竈皆非也。天下只

有一箇正當道理。循理而行。便是天。若稍違戾於理。便是得罪於天。更無所禱告而得免其罪也。猶言違道以干進。乃是得罪於至尊至大者。可畏之甚。豈媚時君與媚權臣所得而免乎。此是遜辭以拒王孫賈。亦使之得聞天下有正理也。

周問獲罪於天。集註曰。天卽理也。此指獲罪於蒼蒼之天耶。抑得罪於此理也。曰。天之所以爲天者。理而已。天非有此道理。不能爲天。故蒼蒼者。卽此道理之天。故曰。其體卽謂之天。其主宰卽謂之帝。如

父子有親。君臣有義。雖是理如此。亦須是上面有箇道理教如此始得。但非如道家說。真有箇三清大帝。著衣服如此坐耳。

問五祀皆設主而祭於所。然後迎尸而祭於奧。曰。譬如祭竈。初設主於竈。陘陘非可做好安排。故又祭於奧以成禮。凡五祀皆然。但亦有不可曉者。若被人問第二句。便曉未得。問以何人爲尸。便曉不得。五祀各有主。未祭及祭畢。不知於何處藏。是無所考也。

以上語類四條

周監於二代章

周公制成周一代之典。乃視夏商之禮而損益之。故三代之禮。其實則一。但至周而文為大備。故孔子美其文而從之。

問吾從周。曰。孔子為政。自是從周處多。蓋法令自畧。而日入於詳。詳者以其弊之多也。既詳則不可復畧。今法令明備。猶多姦宄。豈可更畧。畧則姦宄愈滋矣。以上語類二條

子入太廟章

子入太廟。每事問。宗廟朝廷重事。自用謹。雖知亦問。曰。是當然。必有差失處。每常思量行事。所以錯處。多是有忽之之心。且如使人做一事。丁寧諄復。其中已有意以為易曉而忽之不囑者。少閒事之錯處。都由那忽處生。語類

問每事問。程子謂雖知亦問。欽慎之至。問者。問所未知也。問所知焉。似於未誠。謝氏之說。聖人之心。恐不如是。程子之意。雖知其意味甚深。然看得未分明。曰。以石慶數馬。與張湯陽驚事。相對觀之。可見。雖知亦問。自有誠偽。

之別。兼或人謂夫子爲鄒人之子。則亦夫子始仕。初入太廟時事。雖平日知其說。然未必身親行之。而識其物也。故問以審之。理當如此。必不每入而每問也。然大綱節目與其變異處。亦須問。答呂子約。文集。

射不主皮章

或問射不主皮。是絕不取於貫革。曰。先王設射。謂弧矢之利。以威天下。豈不願射得深中。如不失其馳。舍矢如破。發彼小豨。殪此大兕之類。皆是要得透。

豈固以不主皮爲貴。而但欲畧中而已。蓋鄉射之時。是習禮容。然習禮容之人。未必皆勇敢之夫。若以貫革爲貴。則失所以習禮之意。故謂若有人體直心正。持了弓矢。又審固。若射不貫革。其禮容自可取。豈可必責其貫革哉。此所以謂爲力不同科也。語類。

問射不主皮。楊氏曰。容節可習而能。先生易容節二字爲中字。不知如何。曰。楊氏大槩得之。但云容節。則是全不求中。又非射之意也。故因其詞而改此。

二字以補其闕耳。答汪長孺文集

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章

或問論語數段曰。依文解義。只消如此說。只是更要看他聖人大底意思。且如適閒公說愛禮存羊一段。須見得聖人意思大。常人只是屑屑惜那小費。聖人之心。却將那小費不當事。所惜者是禮。他所存者大。更看得這般意思出。方有益。自家意思方寬展。方有箇活動長進處。語類

事君盡禮章

如拜下禮也。今拜乎上。而孔子必拜乎下。此孔子盡

禮處。語類

君使臣以禮章

問尹氏謂君使臣以禮。則臣事君以忠。此恐只是說汎然之臣。若任重之臣。恐不當如此說。曰。就人君而言。則如此說。但道理亦是如此。自是人主不善遇之。則下面人不盡心。如孟子所謂君之視臣如手足。則臣視君如腹心。道理是如此。義剛因問孟子此章。前輩皆謂有圭角。如何。安卿言孟子恐只

是爲戰國人君而設。曰。也是理當如此。自人臣言。固是不可不忠。但人君亦豈可不使臣以禮。若只以爲臣下當忠。而不及人主。則無道之君聞之。將謂人臣自是當忠。我雖無禮亦得如此。則在上者得肆其無禮。後人好避形迹。多不肯分明說。却不知使上不盡禮。而致君臣不以善終。却是賊其君者也。若使君能盡禮。則君臣剗地長久。語類

關雎樂而不淫章

問關雎樂而不淫。哀而不傷。於詩何以見之。曰。憂止

於輾轉反側。若憂愁哭泣。則傷矣。樂止於鐘鼓琴瑟。若沈湎淫泆。則淫矣。

問關雎樂而不淫。哀而不傷。是詩人情性如此。抑詩之詞意如此。曰。是有那情性。方有那詞氣聲音。以上

語類
二條

哀公問社於宰我章

問古者各樹其所宜之木以爲社。不知以木造主。還便以樹爲主。曰。看古人意思。只以樹爲社主。使神依焉。如今人說神樹之類。問不知周禮載社主是

如何。曰。古人多用主命。如出行大事。則用絹帛。就廟社請神以往。如今魂帛之類。社只是壇。若有造主。何以藏之。古者惟喪國之社屋之。

或問有以使民戰栗爲哀公之言者。曰。諸家多如此說。却恐未然。恐只是宰我之辭。上有一曰字者。宰我解周人以粟之義。故加一曰字以發其辭耳。子聞之曰。成事不說。遂事不諫。既往不咎。蓋云駟不及舌。言豈可以輕發耶。言出宰我之口。入哀公之耳矣。豈可更諫而追之哉。

以上語類二條

管仲之器小哉章

或說管仲器小章。義剛言使仲器局宏闊。須知我所爲功烈如彼其卑。豈肯侈然自肆。至於奢僭如此。曰。也不說道功烈卑時。不當如此。便是功大。亦不可如此。

問管仲之器小哉。集註云。度量褊淺。規模卑狹。曰。度量褊淺。是他容受不去了。容受不去。則富貴能淫之。貧賤能移之。威武能屈之矣。規模。是就他施設處說。

蕭景昭舉楊氏曰。道學不明。而王伯之畧。混爲一途。故聞管仲之器小。則疑其爲儉。以不儉告之。則又疑其知禮。先生曰。恐混爲一途之下。少些曲折。蓋當時人。但見有箇管仲。更不敢擬議他。故疑器小之爲儉。又疑不儉之爲知禮。

問管仲小器。曰。只爲他本領淺。只做得九合諸侯。一匡天下之功。揚雄說得極好。大器其猶規矩準繩。無施不可。管仲器小。只做得這一件事。及三歸反坫等事。用處皆小。上蔡說得來太小。如曰。則其得

君而專政。夫豈以天下爲心哉。不過濟耳目之欲而已。管仲又豈止如此。若如此。又豈能九合諸侯。一匡天下。大凡自正心誠意。以及乎天下。則其本領便大。今人只隨資稟去做。管仲資稟極高。故見得天下利害都明白。所以做得許多事。自劉漢而下。高祖太宗亦是如此。都是自智謀功力中做來。不是自聖賢門戶來。不是自自家心地義理中流出。以上語類四條

子語魯太師樂章

問始作翕如也。謂樂之初作。五聲六律。合同而奏。故曰翕如。從者放也。言聲音發揚出來。清濁高下。相濟而和。既是清濁高下相濟而和了。就中又各有條理。皦然而明。不相侵奪。既有倫理。故其聲相連續。而遂終其奏。言自始至終。皆條理如此。曰。此亦是據夫子所說如此。古樂既亡。無可考慮。但是五聲六律。翕然同奏了。其聲音又純然而和。更無一聲參差。若有一聲參差。便不成樂。且如一宮只得七聲。若黃鐘一宮。合得姑洗等七聲。或少一聲也。

不得。多一聲也。不得。

語類

儀封人請見章

問古人相見。皆有將命之詞。而論語獨載儀封人之說。及出便說二三子何患於喪乎。是他如何便見得。曰。某嘗謂這裏儘好看。如何從者見之後。便見得夫子恁地。這也見得儀封人高處。據他謂君子之至於斯。吾未嘗不得見。他大段見得好人多。所以一見之頃。便見得聖人出。大抵當周之末。尚多有賢人君子在。故人得而見之。至之云。到孟子時。

事體又別。如公都子告子萬章之徒。尚不知孟子。况其他乎。曰。然。語類

子謂韶盡美矣章

或問韶武美善。曰。德有淺深。舜性之。武王反之。自是有淺深。又舜以揖遜。武以征伐。雖是順天應人。自是有不盡善處。今若要強說舜武同道。也不得。必欲美舜而貶武。也不得。又曰。舜武不同。正如孟子言伯夷伊尹之於孔子不同。至謂得百里之地而君之。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。行一不義殺一不辜

而得天下不爲。是則同也。舜武同異。正如此。故武之德。雖比舜自有深淺。而治功亦不多爭。韶武之樂。正是聖人一箇影子。要得因此以觀其心。大凡道理。須寬心看。使各自開去。打疊了心胷。安頓許多道理在裏面。高者還他高。下者還他下。大者還他大。小者還他小。都歷歷落落。是多少快活。

問善者美之實。曰。美是言功。善是言德。如舜九功惟叙。九叙惟歌。與武王仗大義以救民。此其功都一般。不爭多。只是德處。武王便不同。曰。未盡善。亦是

征伐處未滿意否。曰。善只說德。是武王身上事。不干征伐事。曰。是就武王反之處看否。曰。是。謝教曰。畢竟揖遜與征伐也。自是不同。征伐是箇不得已。曰。亦在其中。然不專就此說。淳曰。旣征伐底是了。何故又有不得已意。曰。征伐底固是。畢竟莫如此也好。所以孔子再三誦文王至德。其意亦可見矣。樂便是聖人影子。這處未盡善。便是那裏有未滿處。

或問盡善盡美。說揖遜征誅足矣。何以說性之反之處。曰。也要尋他本身上來。自是不同。使舜當武王時。畢竟更强似大武。使武王當舜時。必不及韶樂好。

問子謂韶盡美矣。章。引程氏曰。堯舜湯武。其揆一也。征伐非其所欲。所遇之時然耳。使舜遇湯武之時。不知如何。曰。只怕舜德盛。人自歸之。若是大段負固。不得已也。須征伐。如伐苗是也。又問舜性之。湯武反之。地位亦自不同。曰。舜之德如此。又撞著好時節。武王德不及舜。又撞著不好時節。

以上語類四條

問未盡善也。註云。舜之德性之也。武王之德反之也。故其實有不同者。某竊謂反之雖異於性之。然其至焉則一而已。使武王於反之之後。猶有未盡渣滓。至於感格發露。著於樂聲。則其所反之工夫。必有未盡之處矣。曰。樂觀其深矣。若不見得性之反之之不同處。又豈所謂聞其樂而知其德乎。舜與武王固不待論。今且論湯武。則其反之至與未至。恐須有別。此等處。雖非後學所敢輕議。然今但細讀其書。恐亦不待聞其樂而後知之也。答劉季章文集

居上不寬章

子升問居上不寬。曰。寬字難識。蓋有政教法度。而行之以寬耳。非廢弛之謂也。如敬敷五教在寬。蓋寬行於五教之中也。

居上而不寬。爲禮而不敬。臨喪而不哀。更無可據以爲觀者矣。蓋寬也敬也哀也。所謂本也。其本旣亡。則雖有條教法令之施。威儀進退之節。擗踊哭泣之數。皆無足觀者。若能寬能敬能哀了。却就他這寬敬哀中。去考量他所行之是否。若不寬不敬不

哀則縱其他有是處。皆不在論量之限矣。如醋須是酸。方就他酸之中。看那箇醜。那箇淡。若只似水相似。更論量箇甚麼。無可說矣。以上語類二條

里仁第四

里仁爲美章

或問里仁一篇。自首至觀過斯知仁矣。都是說仁。里仁爲美。是指言仁厚之俗。觀過斯知仁。是指言慈愛底仁。其他則皆就心德上說。曰。雖是如此。然統體便都只是那箇仁。如里有仁厚之俗。便那一里

之人。這心不大故走作。所以有仁厚之俗。觀過斯知仁。便也是這心。

問里仁爲美。論語孟子註不同。如何。曰。論語本文之意。只是擇居。孟子引來證擇術。又是一般意思。言里以仁者爲美。人之擇術。豈可不謹。然亦不爭多。問美是里之美。抑人之美。曰。如云俗美一般。如今有箇鄉村人淳厚。便是那鄉村好。有箇鄉村人不仁無廉無恥者多。便是那鄉村不好。這章也無甚奧義。只是擇居而已。以上語類二條

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章

問既是失其本心。則便解濫淫。而必以久言之。何故。曰。也有時下未肯恁地做底。聖人說話穩。而今說道他不仁。則約便濫。樂便淫。也有不便恁地底。

劉潛夫問安仁利仁之別。曰。安仁者。不知有仁。如帶之忘腰。履之忘足。利仁者。是見仁爲一物。就之則

利。去之則害。

以上語類二條

惟仁者能好人章

蕭景昭說此章。先生云。註中引程子所謂得其公正

是如何。答云。只是好惡當理。便是公正。先生曰。程

子只著箇公正二字解。某恐人不理會得。故以無

私心解公字。好惡當於理解。正字。有人好惡當於

理。而未必無私心。有人無私心。而好惡又未必皆

當於理。惟仁者既無私心。而好惡又皆當於理也。

問惟仁者能好人。能惡人。好善而惡惡。天下之同情。

若稍有些子私心。則好惡之情。發出來便失其正。

惟仁者心中渾是正理。見人之善者則好之。見不

善者則惡之。或好或惡。皆因人之有善惡。而吾心

廓然大公。絕無私係。故見得善惡十分分明。而好惡無不當理。故謂之能好能惡。曰。程子之言約而盡。公者心之平也。正者理之得也。一言之中。體用備矣。以上語類二條

苟志於仁章

問。苟志於仁矣。無惡也。竊謂學者有志於仁。雖其趨向已正。而心念未必純善。而無過差。纔有過差。便卽是惡。豈得言無。曰。志於仁。則雖有過差。不謂之惡。惟其不志於仁。是以及於有惡。此志字不可草

草看。

先生問學者。苟志於仁矣。無惡也。與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。未足與議也。前面說志於仁。則能無惡。此段說志於道。而猶有此病。其志則一。而其病不同。如何。諸友言不合。曰。仁是最切身底道理。志於仁。大段是親切做工夫底。所以必無惡。志於道。則說得來闊。凡人有志於學。皆志於道也。若志得來汎汎不切。則未必無恥惡衣惡食之事。又恥惡衣食。亦有數樣。今人不能甘粗糲之衣食。又是一

若恥惡衣惡食者。則是也。喫著得。只是怕人笑。羞不如人而已。所以不足與議。

苟志於仁矣。方志仁時。便無惡。若閒斷不志仁時。惡又生。或云。過非心所欲爲。惡則心所欲。曰。惡是誠中形外。過是偶然過差。以上語類三條

富與貴章

或問富貴不處。是安於義。貧賤不去。是安於命。曰。此語固是。但須知如何。此是安義。彼是安命。蓋吾何求哉。求安於義理而已。不當富貴而得富貴。則害

義理。故不處。不當貧賤而得貧賤。則自家義理已無愧。居之何害。富貴人所同欲。若不子細。便錯了。貧賤人所同惡。自家既無愧義理。若更去其中分疏。我不當貧賤。便不是。張子韶說審富貴而安貧賤。極好。

富與貴。貧與賤。方是就至粗處說。後面無終食之間。違仁。與造次顛沛。必於是。方說得來細密。然先不立得這箇至粗底根脚。則後面許多細密工夫。更無安頓處。更無可得說。須是先能於富貴不處。貧

賤不去。立得這箇粗底根脚了。方可說上至細處去。若見利則趨。見便則奪。這粗上不曾立得定。更說箇甚麼。正如貧而無諂。富而無驕。與貧而樂富。而好禮相似。若未能無諂無驕。如何說得樂與好禮。却是先就粗處說上細上去。

子善問此章曰。且如不處不去。若是資質好底。所見稍明。便於這裏也能見得。只是未必到無終食違仁底意思。不處不去。乃是立脚處好了。細密工夫方下得。若上面無立脚處了。其他可見聖人之意。

不獨是教人於富貴貧賤處做工夫。須是到終食不違顛沛造次都用功。方可。

先生因寓看里仁篇云。前面幾段。更好熟看。令意脈接續。因問造次是急遽苟且之時。苟且莫只就人情上說否。曰。苟且是時暫處。苟可以坐。苟可以立。令此心常存。非如大賓大祭時也。問曾子易簣。莫是苟且時否。曰。此正是顛沛之時。那時已不可扶持。要如此坐。也不能得。

周李卿問造次之義。曰。杜預謂造次之期。言草草不

成禮也。便是此意。左傳謂過信爲次。亦只是苟且不爲久計之意。以上語類五條

我未見好仁者章

好仁者。自是那一等天資純粹底人。亦其真知仁之可好而實好之。故視天下之物。無以尚乎此。惡不仁者。又是那一等天資耿介底人。亦其真知不仁之可惡而實惡之。故凡不仁之事。不使豪髮加諸己。若好仁而有以尚之。這便不是真好。惡不仁而未免有所不當爲。這便不是真惡。然好仁者。於不

仁非不惡。終是好底意思多。惡不仁者。於仁非不好。終是惡底意思重。好仁。非顏曾未易言。惡不仁。恐伯夷叔齊方始當得。

好仁惡不仁。只是利仁事。却有此二等。然亦無大優劣。只是好仁者。是資性渾厚底。惡不仁者。是資性剛毅底。好仁者。惻隱之心較多。惡不仁者。羞惡之心較多。聖人之意。謂我未見好仁惡不仁者。又從而自解之曰。我意所謂好仁者。須是無以尚之。所謂惡不仁者。須是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。是好之

篤惡之切。如此等人。不是說那畧畧恁地好仁惡不仁底。又曰。伯夷是惡不仁底。柳下惠是好仁底。也無大故優劣。

好仁者無以尚之。言好之深。而莫有能變易之者。惡不仁者不使加乎其身。言惡之篤。而不使不仁之事加於已。此與如好好色。如惡惡臭。皆是自己上事。非是專言好人之仁。惡他人之不仁也。

問此一章曰。好仁者與惡不仁者。雖畧有輕重。然惡不仁者。到得不使不仁加乎其身。便亦是仁了。二

者以資稟言之。其寬弘靜重者。便是好仁底人。其剛毅特立者。便是惡不仁底人。時舉曰。利仁者卽是好仁者否。曰。好仁惡不仁。皆利仁者之事。時舉曰。蓋有之矣。我未之見也。是言未見用力底人。還是未見用力而力不足之人。曰。此意聖人只是言其用力者之難得。用力於好惡者。固未之見。到資稟昏弱。欲進而不能者。亦未之見。可見用力者難得也。

問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。曰。此心散漫放肆。打

一聳動時。便在這裏。能使得多少力。雖云用力。却不大故用力。

問好仁惡不仁。雖不可得。果能一旦奮然用力。不患力之不足。曰。須是立志爲先。這氣便隨他。敬義夾持。上達天德。問。一日用其力。將志氣合說如何。曰。用力說氣較多。志亦在上面了。志之所至。氣必至焉。這志如大將一般。指揮一出。三軍皆隨。只怕志不立。若能立志。氣自由我使。夫志氣之帥也。氣體之充也。人出來恁地萎萎衰衰。恁地柔弱。亦只是

志不立。志立自是奮發敢爲。這氣便生。志在這裏。氣便在這裏。因舉手而言曰。心在這手上。手便暖。在這脚上。脚便暖。志與氣自是相隨。若真箇要求仁。豈患力不足。聖人又說道。亦有一般曾用力而力不足之人。可見昏弱之甚。如這般人也。直是少敬之問。這章。聖人前面說箇向上底。中間說箇能用力而無不足底。又說到有用力而力不足底。有許多次第。所以深警學者否。曰。也不是深警學者。但言成德之事。已不可見。而用力於仁者亦無之。

以上語
類六條

人之過也章

問觀過知仁一章曰。此是就人有過失處觀之。謂如一人有過失。或做錯了事。便觀其是過於厚。是過於薄。過於厚底。雖是不是。然可恕。亦是仁者之類。過於薄底。便不得。便是不仁了。知仁。只是知其仁與不仁而已。

問觀過知仁曰。先儒說得仁來大了。學者只管逐句愛說深。不知此仁字說較淺。不是仁者安仁之仁。

如有好底人。無私意而過。只是理會事錯了。便也見得仁在。不好底人。有私意。便無過。也不敢保他有仁。如禮記謂仁者之過。易辭。仁者之過。只是理會事錯了。無甚蹊蹺。故易說。不仁之過。是有私意。故難說。此亦是觀過知仁意。

聖人之言。寬舒無所偏失。如云觀過斯知仁。猶曰觀人之過。足知夫仁之所存也。若於此而欲求仁之體。則失聖人本意矣。禮記與仁同過之意。說得太巧。失於迫切。

以上語
類三條

來諭謂聖人教人。以自治爲急。如此言。乃有親切體
驗之功。此固是也。然聖人言知人處。亦不爲少。自
治固急。亦豈有偏自治而不務知人之理耶。又謂
人之過。不止於厚薄愛忍四者。而疑伊川之說爲
未盡。伊川止是舉一隅耳。若君子過於廉。小人過
於貪。君子過於介。小人過於通之類。皆是。亦不止
於此四者而已也。但就此等處看。則人之仁不仁
可見。而仁之氣象亦自可識。故聖人但言斯知仁
矣。此乃先儒舊說。爲說甚短。而意味甚長。但熟翫

之。自然可見。若如所論。固若親切矣。然乃所以爲
迫切淺露。而去聖人氣象愈遠也。且心既有此過
矣。又不舍此過。而別以一心觀之。旣觀之矣。而又
別以一心知此觀者之爲仁。若以爲有此三物。遞
相看覷。則紛紜雜擾。不成道理。若謂止是一心。則
頃刻之間。有此三用。不亦恩遽急迫之甚乎。答吳
晦叔

○文
集

朝聞道章

問朝聞道。道是如何。曰。道只是眼前分明底道理。

問集註云。道者事物當然之理。然嘗思道之大者。莫過乎君臣父子夫婦朋友之倫。而其有親有義有別有信。學者苟致一日之知。則孰不聞焉。而即使之死。則亦覺未甚濟得事。然而所謂道者。果何處真切至當處。又何以使人聞得而遂死亦無憾。曰。道誠不外乎日用常行之閒。但公說未甚濟事者。第恐知之或未真耳。若是知得真實。必能信之篤。守之固。幸而未死。則可以充其所知。為聖為賢。萬一卽死。則亦不至昏昧過了一生。如禽獸然。是以

為人必以聞道為貴也。曰。所謂聞者。莫是大而天地。微而草木。幽而鬼神。顯而人事。無不知否。曰。亦不必如此。大要知得為人底道理則可矣。其多與少。又在人學力也。曰。看得此章。聖人非欲人聞道而必死。但深言道之不可不聞耳。若將此二句來反之。曰。若人一生而不聞道。雖長生亦何為。便自明白。曰。然。若人而聞道。則生也不虛。死也不虛。若不聞道。則生也枉了。死也枉了。朝聞道。夕死可矣。此聞是知得到。信得及。方是聞道。

故雖死可也。若以聽人之說爲聞道。若如此便死。亦可謂枉死了。

守約問伊川解朝聞道夕死可矣。死得是也。不知如何。曰。朝聞道。則生得是。死便也。死得是。若不聞道。則生得不是。死便也。恁地。若在生。仰不愧。俯不怍。無纖豪不合道理處。則死如何不會是。

賀孫問聞道自是聞道也。無閒於死生。曰。如何是無閒於死生。曰。若聞道。生也得。死也得。曰。若聞道而死。方是死得是。死是。則在生也都是。若不聞道。在

生也。做不是。到死也不是。吾儒只是要理會這道理。生也是這理。死也只是這理。佛家却說被這理勞攘。百端費力。要掃除這理。教無了。一生被這理撓。一生被這心撓。問伊川說此一段。及呂氏說動容周旋中禮盛德之至。君子行法俟命。是此意否。曰。這是兩項。動容周旋中禮。這是聖人事。聞道自不足以言之。自與道爲一了。自無可得聞。行法以俟命。是見得了。立定恁地做。問伊川云。得之於心。是爲有得。不待勉強。學者須當勉強。是如何。曰。這

兩項又與上別。這不待勉強。又不是不勉而中。從容中道。只是見得通徹透。做得順便。如所謂樂循理底意思。問曾子易簣。當時若差了這一著。喚做聞道不聞道。曰。不論易簣與不易簣。只論他平日是聞道與不聞道。平日已是聞道。那時萬一有照管不到也。無奈何。問若果已聞道。到那時也不到會放過。曰。那時是正終大事。既見得自然不放過。

以上語類五條

士志於道章

問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。既是志道。如何尚如此。曰。固有這般半上落底人。其所謂志。也是志得不力。只是名為志道。及外物來誘。則又遷變了。這箇最不濟事。語類

君子之於天下也章

文矩問君子之於天下也一章。曰。義是吾心所處之宜者。見事合恁地處。則隨而應之。更無所執也。先生問謝氏謂君子之心。果有所倚乎。如何看。義剛云。只是隨事物去量度。不是倚於義。曰。只是把心

去看是與不是。義剛因問無可無不可。皆是無所容心。但聖人是有箇義。佛老是聽其自然。是恁地否。曰。聖人也不說道可。也不說道不可。但看義如何耳。佛老皆不賭。是我要道可便是可。我要道不可便是不可。只由在我說得。以上語類二條無適無莫。敬夫云。或曰。異端無適無莫。而不知義之與比。失之矣。夫異端之所以不知義者。正以其有適有莫也。某謂異端有適有莫。蓋出於程子之言。然譏其無適莫而不知義。亦謝氏之說。言雖不同。

而各有所指。未可遽以此而非彼也。若論先後。則正以其初無適莫而不知義。故徇其私意以為可。否。而反為有適有莫。既有適莫。故遂不復求義之所在。而卒陷於一偏之說也。與張敬夫論癸巳論語說義之與比。但言惟義是從耳。伊川先生似謂有義之人。則親比之。恐非文意。答都昌縣學諸生以上文集二條

君子懷德章

此是君子小人相對說。看尹子之說得之。若一串說底。便添兩箇則字。惠字下又著添字。又問懷刑。曰。

只是君子心常存法。大抵君子便思量苦底。小人便思量甜底。又有一說懷刑作恤刑。懷德作施德。要之不如好善而惡不仁者是。

君子懷刑。如禮記所謂畏法令。又如肅政教之類。皆是。或謂如問國之大禁而後敢入。是否。曰。不必如此說。只此懷刑一句。亦可爲善。如違條礙貫底事。不做。亦大段好了。以上語類二條

放於利而行章

放於利而行多怨。只是要便宜底人。凡事只認自家

有便宜處做。便不恤他人。所以多怨。

放於義而行。只據道理做去。亦安能盡無怨於人。但識道理者。須道是。雖有怨者。如何恤得他。若放於利。則悖理徇私。其取怨之多必矣。以上語類二條

能以禮讓爲國章

不能以禮讓爲國。是徒能進退可觀。容止可度。及到緊要處。却不能讓。雖有這繁文末節處。亦無用。亦不得謂之禮。

問讓者禮之實也。莫是辭讓之端。發於本心之誠然。

故曰讓是禮之實。曰是若玉帛交錯。固是禮之文。而擎蹠曲拳升降俛仰也。只是禮之文。皆可以偽爲。惟是辭讓。方是禮之實。這却偽不得。既有是實。自然是感動得人心。若以好爭之心。而徒欲行禮文之末。以動人。如何感化得他。問如禮何一句。從來諸先生都說得費力。今說讓是禮之實。則此句尤分明。曰前輩於這般處也。自闊畧。以上語類二條

不患無位章

不患無位。患所以立。猶云不怕無官做。但怕有官不

會做。若有致君澤民之具。達則行之。無位非所患也。

不患莫己知。求爲可知也。不患人之不己知。患不知人也。這箇須看聖人所說底語意。只是教人不求知。但盡其在我之實而已。看聖人語意了。又看今人用心。也有務要人知者。只是看這語意差。便要如此。所謂求爲可知。只是盡其可知之實。非是要做些事。便要夸張以期人知。這須看語意。如居易以俟命也。只教人依道理平平做將去。看命如何。

却不是說關門絕事。百樣都不管。安坐以待這命。
以上語類二條

子曰參乎章

問一以貫之。曰。且要沈潛理會。此是論語中第一章。若看未透。且看後面去。却時時將此章來提省。不要忘却。久當自明矣。

問一貫之說。曰。須是要本領是。本領若是。事事發出。來皆是。本領若不是。事事皆不是也。

或問一貫。曰。如一條索。曾子都將錢十十數了成百。

只是未串耳。若他人則零亂錢一堆。未經數。便把一條索與之。亦無由得串得。

一以貫之。猶言以一心應萬事。忠恕是一貫底注脚。一是忠。貫是恕底事。

忠恕一貫。忠在一上。恕則貫乎萬物之間。只是一箇一。分著便各有一箇一。老者安之。是這箇一。少者懷之。亦是這箇一。朋友信之。亦是這箇一。莫非忠也。恕則自忠而出。所以貫之者也。

忠是一。恕是貫。忠只是一箇真實。自家心下道理直

朱子全書卷十二
是真實。事事物物。接於吾前。便只把這箇真實。應副將去。自家若有一豪虛僞。事物之來。要去措置他。便都不實。便都不合道理。若自家真實。事物之來。合小便小。合大便大。合厚便厚。合薄便薄。合輕便輕。合重便重。一一都隨他面分應副將去。無一事一物不當這道理。

道夫竊謂夫子之道如太極。天下之事如物之有萬。物雖有萬。而所謂太極者則一。太極雖一。而所謂物之萬者。未嘗虧也。至於曾子以忠恕形容一貫。

之妙。亦如今人以性命言太極也。不知是否。曰。太極便是一。到得生兩儀時。這太極便在兩儀中。生四象時。這太極便在四象中。生八卦時。這太極便在八卦中。

問忠恕一貫。曰。不要先將忠恕說。且看一貫底意思。如堯之克明峻德。黎民於變時雍。夫子立之斯立。動之斯和。這須從裏面發出來。方會如此。曾子工夫已到。如事親從兄。如忠信講習。千條萬緒。一身親歷之。聖人一點。他便醒。元來只從一箇心中流。

朱子全書卷十一
出來。如夜來守約之說。只是曾子篤實。每事必反諸身。所謂孝。所謂禮。必窮到底。若只守箇約。却沒貫處。

論恕云。若聖人只是流出來。不待推。

問曾子何必待孔子提醒。曰。他只見得一事一理。不知只是一理。曰。使孔子不提之。久還自知否。曰。知盡已爲忠。推已爲恕。忠恕本是學者事。曾子特借來形容夫子一貫道理。今且粗解之。忠便是一。恕便是貫。有這忠了。便做出許多恕來。聖人極誠無妄。

便是忠。問聖人之忠。卽是誠否。曰。是。聖人之恕。卽是仁否。曰。是。問在學者言之。則忠近誠。恕近仁。曰。如此。則已理會得好了。若中庸所說。便正是學者忠恕。道不遠人者是也。忠恕違道不遠。施諸已而不願。亦勿施於人。只是取諸已而已。問明道以天地變化草木蕃。爲充擴得去底氣象。此是借天地之恕。以形容聖人之恕否。曰。是。維天之命。於穆不已。一元之氣。流行不息處。便是忠。

如忠恕處。前輩說甚多。惟程先生甚分曉。因問集註

說忠恕。謂盡己之謂忠。推己之謂恕。此借學者之事以明之。在聖人則至誠無息。而萬物各得其所也。如此則忠恕却有兩用。不知如何。曰。皆只是這一箇。學者是這箇忠恕。聖人亦只是這箇忠恕。天地亦只是這箇忠恕。但聖人熟。學者生。聖人自胷中流出。學者須著勉強。然看此忠恕二字。本爲學者做工夫處說。子思所謂違道不遠。正謂此也。曾子懼門人不知夫子之道。故舉學者之事以明之。是卽此之淺近。而明彼之高深也。

蜚卿問恕字。古人所說有不同處。如己所不欲。勿施於人。便與大學之絜矩。程子所謂推己。都相似。如程子所引乾道變化。各正性命。及大學中說有諸已。而後求諸人。却兼通不得。如何。曰。也只是一般。但對副處別。子細看便可見。今人只是不曾子細看。某當初似此類。都逐項寫出。一字對一字看。少閒。紙上底通。心中底亦脫然。且如乾道變化。各正性命。各正性命底。便如乾道變化底。所以爲恕。直卿問程子言如心爲恕。如心之義如何。曰。萬物之

心。便如天地之心。天下之心。便如聖人之心。天地之生萬物。一箇物裏面。便有一箇天地之心。聖人於天下。一箇人裏面。便有一箇聖人之心。聖人之心。自然無所不到。此便是乾道變化。各正性命。聖人之忠恕也。如已所不欲。勿施於人。便是推已之心。做到那物上。賢者之忠恕也。這事便是難。且如古人云。不廢困窮。不虐無告。自非大無道之君。孰肯廢虐之者。然心力用不到那上。便是自家廢虐之。須是聖人。方會無一處不到。又問以已及物仁

也。推已及物恕也。上句是聖人之恕。下句是賢者之恕。否曰。上箇是聖人之恕。下箇賢者之仁。聖人之恕。便是衆人之仁。衆人之仁。便是聖人之恕。忠恕一段。明道解得極分明。其曰。以已及物仁也。推已及物恕也。忠恕違道不遠是也。分明自作一截說。下面忠恕一貫之以下。却是言聖人之忠恕。故結云。所以與違道不遠異者。動以天爾。若曰。中庸之言。則動以人爾。

問維天之命。於穆不已。忠也。乾道變化。各正性命。恕

也。曰。恕字。正在兩隔界頭。只看程子說盡已之謂忠。推已之謂恕。便分明。恕是推已及物。使各得其所處。盡物之謂信。

一譬如元氣。八萬四千毛孔。無不通貫。是恕也。又曰。一以貫之。只是萬事一理。伊川謂言仁義亦得。蓋仁是統體。義是分別。某謂言禮樂亦得。樂統同。禮辨異。言畢。復抗聲而誦曰。天高地下。萬物散殊。而禮制行矣。流而不息。合同而化。而樂興焉。

問侯氏云。盡物之謂恕。程子不以爲然。何也。曰。恕字

上著盡字不得。恕之得名。只是推已。盡物却是於物無所不盡。意思自別。

亞夫問忠恕而已矣。曰。此曾子借學者忠恕以明一貫之妙。蓋一貫自是難說得分明。惟曾子將忠恕形容得極好。學者忠恕。便待推方得。才推。便有比較之意。聖人更不待推。但老者安之。少者懷之。朋友信之。便是聖人地位。如一泓水在此。自然分流四出。借學者忠恕以形容一貫。猶所謂借粗以形容細。趙至道云。如所謂堯舜之道。孝弟否。曰。亦是。

但孝弟是平說。曾子說忠恕。如說小德川流大德敦化一般。自有交關妙處。當時門弟想亦未曉得。惟孔子與曾子曉得。自後千餘年。更無人曉得。惟二程說得如此分明。其門人更不曉得。惟侯氏謝氏曉得。某向來只惟見二程之說。却與胡籍溪范直閣說。二人皆不以爲然。及後來見侯氏說得元來如此分明。但諸人不曾子細看爾。直卿云。聖人之忠。是天之天。聖人之恕。是天之人。忠恕只是學者事。不足以言聖人。只是借言爾。猶云。亶亶文王。

文王自是純亦不已。亶亶不足以言之。然亶亶便有純亦不已意思。又云。忠猶木根。恕猶枝葉條幹。忠恕一以貫之。曾子假忠恕二字。以發明一貫之理。蓋曾子平日無所不學。看禮記諸書。曾子那事不理會來。但未知所以一。故夫子於此告之。而曾子洞然曉之而無疑。賀孫問告子貢一以貫之章集註云。彼以行言。此以知言。是就二子所到上說。如何。曰。看上下語脈是如此。夫子告曾子。曾子只說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。這就行上說。夫子告子貢。

乃云汝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。這是只就知上說。賀孫因舉大學或問云。心之爲物。實主於身。其體則有仁義禮智信之性。其用則有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情。渾然在中。隨感而應。以至身之所具。身之所接。皆有當然之則。而自不容已。所謂理也。元有一貫意思。曰。然。施之君臣則君臣義。施之父子則父子親。施之兄弟則兄弟和。施之夫婦則夫婦別。都只由這箇心。如今最要先理會此心。又云。通書一處說陰陽五行。化生萬物。五殊二實。二本

則一。亦此意。又云。如千部文字。萬部文字。字字如此好。面面如此好。人道是聖賢逐一寫得如此。聖人告之曰。不如此。我只是一箇印板印將去。千部萬部雖多。只是一箇印板。又云。且看論語。如鄉黨等處。待人接物。千頭萬狀。是多少般。聖人只是這一箇道理做出去。明道說忠恕。當時最錄得好。公謹問莫是曾子守約。故能如此。曰。不然。却是曾子件件會做來。所以知。若不曾躬行踐履。如何識得。公謹復問是他用心於內。所以如此。曰。只是朴實

頭去做了。夫子告人，不是見他不曾識，所以告他。曾子只是曾經歷得多，所以告他。子貢是識得多，所以告他。忠如瓶中之水，恕如瓶中瀉在盞中之水。忠是洞然明白，無有不盡。恕是知得爲君推其仁以待下，爲臣推其敬以事君。曾子是事實上做出，子貢是就識上見得。看來曾子從實處做，一直透上去。子貢雖是知得，較似滯在知識上。子貢平日是於前言往行上著工夫，於見識上做得

亦到。夫子恐其亦以聖人爲多學而識之，故問之。子貢方以爲疑，夫子遂以一貫告之。子貢聞此，別無語，亦未見得子貢理會得。自今觀之，夫子只以一貫語此二人，亦須是他承當得。想亦不肯說與領會不得底人。曾子是踐履篤實上做到，子貢是博聞強識上做到。夫子舍二人之外，別不會說。不似今人動便說一貫也。所謂一者，對萬而言。今却不可去一上尋，須是去萬上理會。若只見夫子語一貫，便將許多合做底事都不做，只理

會一。不知却貫箇甚底。

以上語類二十二條

所謂忠恕者。乃曾子於一貫之語。默有所契。因門人之問。故於所見道體之中。指此二事。日用最切者。以明道之無所不在。所謂已矣者。又以見隨寓各足。無非全體也。忠恕兩字。在聖人有聖人之用。在學者有學者之用。如曾子所言。則聖人之忠恕也。無非極致。二程所謂維天之命。於穆不已。天地變化。草木蕃者。正所以發明此義也。如夫子所以告學者。與子思中庸之說。則為學者言之也。故明道

先生謂曾子所言。與違道不遠異者。動以天爾。蓋動以天者。事皆處極。曾子之所言者是也。學者之於忠恕。未免參較彼已。推已及人。則宜其未能誠一於天。安得與聖人之忠恕者。同日而語也。若曾子之所言。則以聖人之忠恕言之。而見其與性與天道者。未嘗有二。所以為一貫也。然此所謂異者。亦以所至之不同言之。猶中庸安行利行勉行之別耳。苟下學而上達焉。則亦豈有所隔閡哉。與范直閣誠字。以心之全體而言。忠字。以其應事接物而言。此義

理之本名也。若曾子之言忠恕。則是聖人之事。故其忠與誠。恕與仁。得通言之。恕本以推己及物得名。在聖人。則為以己及物矣。
答程允夫

忠恕二字。其本義只是學者眾人之事。曾子所言。乃借此以形容聖人一貫之妙。程子之言。又借天地造化之體用。以明聖人之事。須作三節看。見得各有下落。則一章之指。自通貫矣。更徐翫之。非欲速所能達也。答曾擇之

問參乎章。伊川先生曰。盡已之謂忠。推己之謂恕。忠

體也。恕用也。而明道先生云。忠恕兩字。要除一箇除不得。而吾夫子嘗曰。行之以忠。是除恕字也。又曰。其恕乎。是除忠字也。此一疑也。又忠恕果可以盡一。一果止於忠恕乎。曰。此一段。是論語中第一義。不可只如此看。宜詳味之。行之以忠。行處便是恕。其恕乎。所以恕者便是忠。所以除不得也。忠恕相為用之外。無餘事。所以為一。故夫子曰。吾道一以貫之。而曾子曰。忠恕而已矣。而已矣者。竭盡而無餘之詞也。答都昌縣學諸生。以上文集四條。

君子喻於義章

問喻於義章曰。小人之心。只曉會得那利害。君子之心。只曉會得那義理。見義理底。不見得利害。見利害底。不見得義理。

文振問此章曰。義利只是箇頭尾。君子之於事。見得是合如此處。處得其宜。則自無不利矣。但只是理會箇義。却不曾理會下面一截利。小人却見得下面一截利。却不理會事之所宜。往往兩件事都有利。但那一件事之利稍重。得分豪。便去做那一件。

君子之於義。見得委曲透徹。故自樂爲。小人之於利。亦是於委曲纖悉閒。都理會得。故亦深好之也。喻義喻利。只是這一事上。君子只見得是義。小人只見得是利。如伯夷見飴。曰。可以養老。盜跖見之。曰。可以沃戶樞。蓋小人於利。他見這一物。便思量做一物事用。他計較精密。更有非君子所能知者。緣是他氣稟中。自元有許多塵糟惡濁底物。所以纔見那物事。便出來應他。這一箇穿孔。便對那箇穿孔。君子之於義。亦是如此。或曰。伊川云。惟其深喻。

是以篤好。若作惟其篤好。是以深喻也。得曰。陸子靜說。便是如此。以上語類三條

見賢思齊焉章

見賢思齊焉。見不賢而內自省也。見人之善而尋己之善。見人之惡而尋己之惡。如此方是有益。語類

事父母幾諫章

問幾諫。曰。幾。微也。只是漸漸細密諫。不恁峻暴硬要闌截。內則下氣怡色柔聲以諫。便是解此意。

又敬不違。不違。是主。那諫上說敬。已是順了。又須委

曲作道理以諫。不違去了。那幾諫之意也。

問集註舉內則與其得罪於鄉黨。州閭寧熟諫。將來

說勞而不怨。禮記說勞字。似作勞力說。如何。曰。諫了又諫。被撻至於流血。可謂勞矣。所謂父母愛之。喜而不忘。父母惡之。勞而不怨。勞。只是一般勞。

問幾。微也。微諫者。下氣怡色柔聲以諫也。見得孝子深愛其親。雖當諫過之時。亦不敢伸己之直。而辭色皆婉順也。見志不從。又敬不違。才見父母心中不從所諫。便又起敬起孝。使父母歡悅。不待父母

有難從之辭色。而後起敬起孝也。若或父母堅不從所諫。甚至怒而撻之流血。可謂勞苦。亦不敢疾怨。愈當起敬起孝。此聖人教天下之爲人子者。不惟平時有愉色婉容。雖遇諫過之時。亦當如此。甚至勞而不怨。乃是深愛其親也。曰。推得也好。又云。又敬不違者。上不違微諫之意。切恐唐突以觸父母之怒。下不違欲諫之心。務欲置父母於無過之地。其心心念念。只在於此。若見父母之不從。恐觸其怒。遂止而不諫者。非也。欲必諫。遂至觸其怒。亦

非也。

以上語類四條

問又敬不違。非從父之令。謂事親以禮。無違於禮也。所謂起敬起孝。曰。見志不從。又敬不違。則不得已而從父之令者有矣。勞而不怨。則所謂悅則復諫。不敢疾怨也。若不從而遂違之。則父子或至相夷矣。答程允夫文集

父母在章

問父母在不遠遊。遊必有方。曰。爲人子。須是以父母之心爲心。父母愛子之心。未嘗少置。人子愛親之

心亦當跬步不忘。若是遠遊，不惟父母思念之切。人子去親庭既遠，溫清定省之禮，自此閒闊，所以不遠遊。如或有事勢須當遊，亦必有定所，欲親知己之所在而無憂。召已則必至而無失。語類

父母之年章

一則以喜，一則以懼，只是這一事上。既喜其壽，只這壽上，又懼其來日之無多。註中引既喜其壽，又懼其衰，微差些。如此却是兩事矣。語類

古者言之不出章

人之所以易其言者，以其不知空言無實之可恥也。若恥，則自是力於行，而言之出也，不敢易矣。這箇只在恥上。語類

以約失之章

問以約失之者鮮。凡人須要檢束，令人規矩準繩，便有所據守。方少過失，或是侈然自肆，未有不差錯。曰說得皆分明。語類

約有收斂近裏著實之意，非徒簡而已。上蔡說得好。

答會擇之

○文集

君子欲訥於言章

問言懼其易故欲訥。訥者言之難出諸口也。行懼其難故欲敏。敏者力行而不惰也。曰然。然。語類

德不孤章

問德不孤必有鄰。鄰是朋類否。曰然。非惟君子之德有類。小人之德亦自有類。

論語中德不孤。是同聲相應。同氣相求。吉人爲善。便自有吉人相伴。凶德者。亦有凶人同之。是德不孤必有鄰也。易中德不孤。謂不只一箇德。蓋內直而

外方。內外皆是德。故不孤。是訓爻辭中大字。若有敬而無義。有義而無敬。卽孤矣。以上語類二條

事君數章

問集註引胡氏一段。似專主諫而言。恐交際之間。如諂媚之類。亦是數。不止是諫。曰。若說交際處。煩數。自是求媚於人。則索性是不好底事了。是不消說。以諫而數者。却是意善而事未善耳。故聖人特言之以警學者。語類

問事君數斯辱矣。胡氏曰。事君諫不行云云。某竊以

為事君而納忠。交友而責善。職所當然。而心之不能已者。本非有求榮求親之心。恐胡氏之說不能無過。未知如何。曰。胡氏說盡人情。未有不是處。答潘子善。

文集





